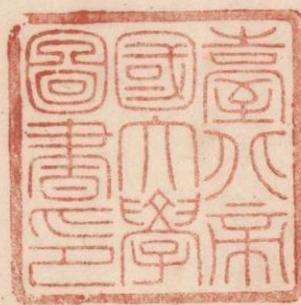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

第十六之三十

16304
no. 7



163744

2015.12.15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卷第十八

冬十月己酉朔行上護軍梁誠之新撰蠶書以進○庚戌以慈聖王妃內鄉陞原平府為坡州牧○辛亥以柳泗僉知中樞院事○命堂上官以上議平安道慈城郡流民事情先是議革慈城郡其元居者屬江界募徙者屬龜城觀察使元孝然啓請待秋移徙至秋江界府使洪興祚又請待豐年移徙民始聞待秋之議皆預為遷居之計不事農產及聞待豐年之言轉相告報扶携流亡觀察使曹孝門以為人心已搖勢不可遏若遷延旬月之間則逃散殆盡倉庫軍器亦無所托於是以便宜發義倉穀賑飢民又將穀粟器仗分輸于江界理山等邑使民皆知必遷以安其心仍啓自為擅便之罪 諭書答之曰今見卿所啓具悉卿意既已委卿布置先行後啓爭非得已予不咎焉其合行事件悉聽卿所啓卿宜益加盡心撫恤勿令赤子飢饉流移以副予意且慮或有逃入東八站地界者卿令汎江州郡嚴守道路勿令逃越年值凶歉移徙之民糧餉必不能自備留防戶

首妻子皆就他邑而單身獨留糧餉亦不能贍卿亦以倉穀計
口給糧勿令失所定居之後許於本邑依數納倉唯邊邑軍需
不宜輕費斟酌施行○癸丑元良哈護軍金舍弄介司正劉羅松
介副萬戶大伊舍司正馬巨車護軍李波乙時副司直劉豆升
巨副司正金大豆金多乃等來獻土物○推刷提調啓本年八
月受教節該壬子年以後平民年至四十嫁公賤所生除主
祀長子外其餘衆子女並令從賤今考嫁良夫所生等從良文
契民年未滿四十者所生及壬子年前未滿四十交嫁者滿四
十後所生及交嫁時如隊副隊長雜職之類及諸司吏典或無職
平民等娶公賤產子女之後受流品職者稱為東西班流品其
所生例皆從良然壬子年受教自宣德七年七月初一日以後
公私婢子嫁良夫者一禁如有犯令者依律論罪犯法所生男
女不可從父為良各還官主其一品以下東西班流品文武科
出身人生貞成衆官有蔭子孫之娶公私婢子為妾者及平民
年至四十而無子娶公私婢子者之所生例當為良矣平民之年

未四十交嫁者所生待滿四十後從良雜職流品人元是平民
已前所生謂後受流品而從良殊失受教本意且正統十二年
四月初十日敍奉徽旨節該壬子年以後仍嫁所生者除東西
班流品文武科出身生員成眾官有蔭子孫及民年四十而無
子者所生外自餘公私婢子嫁良夫一皆禁斷若不即離異違
法仍嫁者其所生子女不可從良然其後仍嫁所生並許從良
因此公賤日減其違法所生請皆從賤 從之○甲寅初強盜
丁善逃募有捕告者詔三資賞職至是水原都護府事崔悌男
捕之賞超三資司諫院啓賞職之令指凡人耳以守令捕境內
之盜不足論賞 命吏曹只加一資○以白受禧為司諫院右
獻納○乙卯 親傳宗廟冬享大祭香祝○命桂陽君增左議
政姜孟卿右議政申叔舟左贊成黃守身判中樞院事洪達孫
中樞院使崔恒禮曹判曹洪允成吏曹判書具致寬兵曹判書
韓明澮參判金礮參議黃石生僉知中樞院事韓終孫許亨孫
知兵曹事林得禎訓鍊判官鄭山彙及兵曹郎官等入內商確

陣法 上親加裁決名曰兵政且令 王世子講讀○上旨判
漢城府事李純之出示潛邸時所撰奇正圖譜與外篇曰篇中
課命之法引而不發爾與崔灝元撰集令初學易知也於是純
之等纂集以進 上親筆削定之名曰奇正圖譜續篇全三篇
行于世○命立孝靖廟又構世子賓韓氏第于其傍○成均生
員枉孟智等上言曰臣等伏遇 殿下勵精文治崇重儒術以
成均為作成人材之地特選臣金鈞金末金新民以為師表俾
專其任金鈞金末相繼為奉朝請臣等敢瀆 聖聽獲蒙俞允
特命陞資復職今者一批之下金末金新民俱奉朝請臣等
前日之望始缺况一金鈞兼帶雜學常坐日少又使二臣置諸
散地不復其任則臣等竊恐國學踈虞有虧 聖上崇化勵賢
之意伏願 殿下曲從臣等之望特還二臣之職御書荅之曰
心誠求之有餘師矣後日更啓○丙辰 御仁政殿設飲福宴
王世子及內宗親六曹叅判以上承旨等入侍 王世子進
酒 命僕野人亦進酒○丁巳承政院奉旨馳書于平安道觀

察使曰謝恩使朴元亨護送軍回還時連山把叢等處未穀數
多竊取損傷至有亂歐人民者其時押領千戶百戶頭目等窮
推以聞○戊午 上與中宮世子幸華陽亭大閱夕次于忠良
浦○己未 觀獵于豐壤夕次離宮○庚申 觀獵于無菴山
夕次于佛丁洞口○女真都萬戶元好時乃副萬戶阿龍兀良
哈都萬戶李舍土司直於乙遊巨女真指揮也良哈副司直殷
仇音波兀良哈李者多副司直金班車副萬戶金者叱同介等
來獻土物○辛酉 觀獵于抱川 賜獵獲猪及酒樂于留都
將相 命大將所從事官權節令右廂陣于王方山節不即宣
傳使右廂與左廂連陣 命下節于義禁府夕次于抱川安騎
驛前平○元良哈柳奴好赤林多伊舍只翁可指揮撒出格也
邑時等來獻土物○賜抱川縣老人檢戶曹參議閔安隆宣教
郎申安義前豐儲倉參鄭斯文米各二石○壬戌 觀獵于王
方山所獲甚多 命饋司僕官酒房宦官李春吉承傳不即
饋餉命杖之○野人皆揮克忒里副萬戶官秃等來獻土物○

癸亥 駕至豐壤離宮 賦留館倭人猪 一口酒十瓶野人猪
鹿各一口酒二十瓶又 賦左右廂大將酒肉 ○ 野人副萬戶
劉阿赤哈攝司直金所時右副司直劉豆伊應巨弓未車兀狄
哈加雙可夫之應可加郎介等來獻土物 ○ 甲子 駕留豐壤
離宮 ○ 咸吉道都節制使楊汀馳啓兀狄哈澄羅右奪幹朶里
馬匹以敗和事 御札諭汀曰今觀卿 啟本具悉尼麻車兀狄
哈奪馬事其所諭條件如左一澄羅右雖與幹朶里作隙而來
朝之志則有之欲要書契當速送書契以招之金師禹擅便為
之則失矣然既送而卿還收之恐歸順者皆生疑貳不信國家
之意也一澄羅右歸化故直冒作隙處而遠來卿乃拘留之則
恐乖以信招撫之意幹朶里等雖請推刷馬兀然澄羅右則以
歸順而來所當從例上送勿沮投化之路若到京而自聞予教
則推刷之事何難一六月之事遲緩啓本故不及詳問要時老
等也右大略如此然本委卿予豈遙制乎卿善隨宜一以上送
澄羅右一以隨後刷還之意慰語幹朶里以待予方略 ○ 左贊

成 權擎自忠州溫井來肅拜而還

傳于承政院曰予未見權

擎無乃欲言民間弊瘼乎其令注書細問來啓注書成壽麟徃

問之擎啓臣在京師聞今年頗稔臣見下道禾穀不實處甚多

若京畿竹山陽智等縣視下道尤甚民或艱食且今當大閱下

三道軍士道途脩遠其人馬芻糧豈能周備而來京畿視下道

雖近然糧物亦豈無乏軍士等不無飢困又驛路凋殘人吏多

逃一驛僅存二三人臣意以為速還車駕

幸甚豐壤乃太

宗舊遊之地今日行幸雖為盛舉然

太宗之時傳位

世宗萬樂無虞今則時異事殊宜速

還宮傳曰已令軍士裹十

日糧今若遽還則難以取信於人不可以此弊而速還且察訪

或有作弊者其令推鞫承政院奉旨

馳書于忠清道觀察使

曰聞道內諸驛吏流亡者頗多一人兼數人之役不能支當某

驛幾戶內流亡者幾戶時存者幾戶內立馬樂戶詳問以啓○

命罷權節職○乙丑觀獵于八串賜獐于議政府

命率旨

賚香醑往賜○胥看萬戶金真哥我金馬申哈大護軍金吾昌

哈副萬戶金木哈尚看吾者吾金阿刺金乞都革指揮同知你
哈安成哥指揮弗魯額司正金伊郎哈李也吾時哈等來獻土
物○丙寅上登豐壤川邊峯以花川君權恭為左廂大將中
樞院使朴蠻為右廂大將分率軍士作戰鬪之勢以觀之○承
政院奉旨馳書于留都承旨曰今賜倭人鹿一口野人鹿二
口獐三口可賜倭人酒十瓶野人酒二十瓶○丁卯駕還昌
德宮○骨看兀狄哈副司直李多陽介金照乙同介李阿伊多
介李羅下等來獻土物○戊辰諭平安道觀察使曹孝門曰
聖節使郭連城過遼東已久而聞見事目至今未到慮恐中路遲
滯及時督送且聞連城帶去別馬三匹到松站逃逸護送軍得
二匹在義州而至今不啓其速推啓○野人指揮舍隱土等來
獻土物○己巳差通事知司譯院事唐愛獐管押被虜逃來梁
富寶等四名解赴遼東○以野人大護軍李波乙時為都萬戶
護軍金舍弄介副萬戶元多沙上護軍副萬戶劉豆升巨護軍
司正馬巨車司正金多乃司直副司正金大豆司正劉羅松介

副司直學生他吾阿老弓時應巨司正學生蘇羅副司正○命
起復前藝文直提學任元濬○庚午移 御景福宮○辛未

御勤政殿設宴孝寧大君補臨瀛大君璆益寧君移桂陽君贈
義昌君玗密城君琛翼峴君璉寧海君瑭誼城君案順城君謹
雲城府院君朴從愚花川君權恭烏山君澍咸陽鄉諦寶城尹
容樂安尹憲永川尹定鎮南君終生宣城君茂生玉山君躋原
川尹玄青城尉沈安義左議政姜孟卿戶曹判書李仁孫左贊
成黃守身右贊成權驛兵曹判書韓明澮判中樞院事洪達孫
中樞院事李邊判漢城府事李承孫右叅贊成奉祖判中樞院
使沈澮仁順府尹沈決中樞院使朴董禮曹判書洪允成吏曹
判書具致寬中樞院副使尹士盼工曹判書尹士眎漢城府尹
李允孫戶曹叅判曹錫文行上護軍金溉廉純大司憲金光暉
刑曹叅判元孝然禮曹叅判黃孝源行上護軍柳河兵曹叅判
金質工曹叅判權摯吏曹叅判尹士昕行大護軍李士平僉知
中樞院事韓終孫許亨孫承旨等入侍 王世子進酒孟卿次

進酒野人都莫戶李舍士元好時乃倭人護軍平茂續等亦入侍○以兀狄哈加雙介為護軍夫之應介加帥介副司正○壬申司憲府啓讓寧大君褪往浴溫井久而不返不無作弊請令速還又任元瀆特令起復亦為不可傳曰讓寧已往下道令不可招之全循義老且病無教誨醫生者故起復元瀆爾○以辛碩祖為開城府留守金礮兵曹叅判李純之仁壽府尹李好誠行僉知中樞院事兼慶尚左道兵馬都節制使庚智司諫院左司諫大夫○癸酉遣中樞院副使咸禹治工曹叅判權攀奉表如大明賀正兼進松鶻二連○禮曹啓成均館教養人材風化之地近辛以來生貞進士等全不居館因緣請托或入成衆官或差諸邑學長或詐稱親老病冒受文憑雖未滿圓點安然赴試非特國學虛疎猥濶莫甚請今後成衆官內如忠義忠贊衛七品以下及內直司樽院事數處入屬生貞進士則圓點滿一百散官六品及前銜七品以下則滿一百五十學長則年滿五十者差定待教訓滿三百日方許赴試雖有老病親者無圓

點而赴館試不可請令赴鄉漢城試若觀察使及守令以請托
差年少者為學長詐稱親老病給文憑者令司憲府推鞠科罪
以實國學 從之○甲戌 御思政殿受常參視事 召左議
政姜孟卿議世子冠服 賜孟卿酒又 賜衣 命王世子進
酒○賜宴于議政府 命判中樞院事洪允成大司憲金光暉
徃參又令左承旨李克堪賚宣醞十瓶柚子鹿獐等物 賦
之○乙亥持平李崇元將本府議啓讓寧大君禔多率驥從行
歷慶尚全羅道作弊甚多 上曰人馬數幾何崇元對曰未知
然以 王子行歷州郡奔走洪億弊豈小乎 上曰僕從之數
汝未知之予何為乎○丁丑 御後苑觀射 引見倭野人宗
親議政府六曹叅判以上及承旨內禁衛兼司僕等入侍○議
定以明年春 巡幸于平安黃海道○以野人淳昌可住大護
軍李波乙時為都萬戶草串住骨看萬戶金馬申哈都萬戶元
良哈上護軍金阿羅哈柳要時老都萬戶○戊寅左贊成權驥
啓請停 巡幸令議政府六曹叅判以上議之皆曰兩道年歉

不宜

巡幸

上命饋之○十一月己卯朔謝恩使朴元亨副

使李承召來復

命啓通事張有誠金繼朴等詣禮部郎中孫

茂語之曰裏頭官皆稱今來表箋甚好近來所無學士倪謙見

孫壽山亦曰吾見禮科稱今來表箋詞旨甚順下字極工後有

誠等又請禮部

茂語之曰

皇帝取汝國所進表文詳覽再三

歎曰詞意順作文甚好朝鮮有文人矣近日交趾國上表甚好

今來表箋尤好說與寧相知道○以骨看金馬申吟為中樞院

副使○兵曹啓諸道軍士平安咸吉道稱正軍自餘諸道稱侍

衛牌○正軍所統人則稱百戶千戶侍衛牌

所統人則稱總牌

名號各異且正軍計赴防年限授散官職侍衛牌雖多年番上

侍衛不得除職請正軍侍衛牌並稱正兵有馬者稱正騎兵無

馬者稱正步兵每二十五人置隊正一人百二十五人置旅帥

一人令諸道都節制使依舊千戶取才例試取擇可領衆者啓

聞除授依式褒貶考滿加資兩界南道赴防正騎兵滿六年正

步兵滿七年他道京中番上正騎兵滿七年正

步兵滿八年他道京中番上正步兵滿八年正

聞除授依式褒貶考滿加資兩界南道赴防正騎兵滿六年正

步兵滿七年他道京中番上正騎兵滿七年正

步兵滿八年他道京中番上正步兵滿八年正

聞除授依式褒貶考滿加資兩界南道赴防正騎兵滿六年正

步兵滿七年他道京中番上正騎兵滿七年正

界所在邑赴防正騎兵滿八年正步兵滿九年他道亦在邑赴
防正騎兵滿九年正步兵滿十年者除散官職且隊正旅帥等
若久不滿差則不無作弊滿三十朔遙差從之○庚辰夜雷

電○臺諫啓黃海平安道禾穀不登若至明春民必阻飢請停

巡幸傳曰巡幸可為乎不可為乎臺諫更啓非謂巡幸不可
為也兩道失農尤甚若大駕巡幸則豈無民弊傳曰已與

大臣熟議不可從也臺諫更啓為民巡幸而必於凶歉之道則
民弊不貲全羅慶尚道未穀稍稔巡幸何如不從○辛巳

日珥○御忠順堂觀射宗親宰樞承旨等入侍引兒倭護軍平

茂續饋之賜衣又引見野人舍隱土等十人賜舍隱土伊澄

巨綿布各五匹李多陽介四匹其餘七人各二匹賜加雙可內

廄馬一匹及弓箭○壬午上欲知諸司官吏濫費分遣朝官

及宦官于有錢穀諸司收取文書○訓鍊錄事崔命全昵愛婢

妾三加伊聽其讒訴以刀刺傷其妻金氏凡家內所失物輒賣

金氏衣服以充之金氏嘗苦飢寒司憲府推劾照律以啓上

以命全功臣只收告身配遠方離異其妻杖三加每一百永屬
極邊邑婢○癸未 御思政殿引見左議政姜孟卿右議政申
叔舟議松鶴進獻事設酌兵曹判書韓明澮判中樞院事洪達
孫吏曹判書具致寬承旨等入侍○臺諫復請停明春 巡幸
不允○諭黃海道觀察使金脩平安道觀察使曹孝門曰所以
巡幸者只為問民瘼詰戎兵耳大抵下之於上支應諸事不無
過當非私家待客之例而以供進為已誠命之除弊而必欲預
備謗莫如焉卿知予意必不如是効尤然或慮在下者有言則
勢難獨拒是用預飭卿更加省察若不體予意暫有煩民之爭
予必不饒○諭咸吉道都節制使楊汀曰擄掠兀狄哈還給人
內一等米三石鹽二石大口魚五十尾二等米二石鹽一石大
口魚四十尾三等米一石鹽十斗大口魚三十尾和解時來往
有勞人內一等米三石鹽二石大口魚五十尾二等米二石鹽
一石大口魚四十尾三等米一石鹽十斗大口魚三十尾兀狄
哈屢來往金麻尚介等諸人內二度來往者米三石鹽二石大

口魚五十尾一度來往者米二石鹽一石大口魚四十尾金毛
知里刷還人內一等米三石鹽二石大口魚五十尾二等米二
石鹽一石大口魚四十尾三等米一石鹽十斗大口魚三十尾
諭以 上旨給之○以慈聖王妃外鄉仁川郡為都護府○甲
申受常參視事仍設酌引見野人中樞院副使金馬申哈等十
二人臨瀛大君璆桂陽君增義昌君丘永順君溥河城尉鄭顯
祖右議政申叔舟左贊成權擎判中樞院事洪達孫兵曹判書
韓明澮吏曹判書具致寬兵曹參判金礮行上護軍金溉漢城
府尹李允孫行上護軍李士平承旨等八侍 命金馬申哈進
酒 賦兼司僕部將等酒謂承旨及史官注書曰大抵人才有
長短今日坐中之臣予未盡知以後進年少故也汝等勿以吾
之不知為嫌他日皆輔我為將相者也又謂擎曰予於臨瀛永
膺別加友愛汝亦有弟亦必如我凡有弟者可知予言○以姜
孟卿領議政府事申叔舟左議政權擎右議政○命召還扶餘
付處鄭麟趾令乘傳上來臺諫啓麟趾身犯不敢之罪外方從

便幸矣今又驛召不可 不允○野人金馬申哈等辭別 賜
馬申哈鞍具馬一匹紅絲帶刀子綵囊其餘十一人各賜紅絲
帶綠囊刀子其中元狄哈慶二度來往者給綿布五匹一度來
往者四匹○乙酉以兵曹判書韓明澮為黃海平安道軍容都
護寧使兵曹正郎吳伯昌為從事官○傳旨兵曹停乘春黃海
平安道巡幸○丙戌以洪達孫領中樞院事黃守身議政府左
贊成李仁孫議政府右贊成兼判戶曹事李承孫議政府左叅
贊具致寬吏曹判書曹錫文戶曹判書朴元亨刑曹判書崔恒
知中樞院事李純之判漢城府事權摯戶曹叅判黃孝源禮
曹叅判魚孝瞻工曹叅判安崇孝同知中樞院事兼忠清道
觀察使李思明中樞院副使金慶禮仁壽府尹李克培慶昌府
尹金淳漢城府尹林得楨兵曹叅議金係熙刑曹叅議李中允
僉知中樞院事許亨孫無知兵曹事趙治知司諫院事黃石生
平安道都節制使慶禮為都節制使凡事効古執拗用刑不中
謝恩使朴元亨接待之際有所不愜元亨來而慶禮適○臺諫

又啓鄭麟趾不宜召還 傳曰非汝所知勿復言 ○丁亥舍人

閔順孫將本府議啓鄭麟趾以不敬之罪外方從便已為幸矣
今 命給傳上送竊謂不可 傳曰前日加罪實予之過所言

不可從也 忠勲府堂上鈴川府院君尹師路左贊成黃守身等
亦啓麟趾不可 召還 傳曰麟趾年已老矣難從卿等所言

○臺諫又啓鄭麟趾於 上前言涉無禮外方從便已為多幸
今乃召還臣等缺望 傳曰麟趾之事與韓山君無異若罪麟
趾則韓山君今可追論乎臺諫更啓韓山君事今已往矣麟趾

竄外纔經數月遽還 輦下竊恐不可傳曰果如所言則前日何
不請削勅籍乎切臣死於外方可乎臺諫更啓麟趾付處時收
告身臣等意謂其時削籍不請但付處未久而遽還無乃不可
乎 傳曰勿更言 ○禮曹啓成均館常養生員進士元額二百
而每不滿額故選四學儒生升補尚未滿百國學虛疎請二度
中生員進士鄉漢城試者一度中文科鄉漢城試者本曹考各
年榜目移送成均館令赴學從之 ○戊子諭咸吉道觀察使鄭

軒曰本道所進貂鼠皮國用最緊然人言此物不產於南而令
南民採納每歲遠貿北道因此失業者有之然歟今欲以南民
所貢移於北道移北道難輸之物於南道卿量度便宜以聞○左
贊成黃守身啓君臣之間以敬為主鄭麟趾無禮於上其罪
莫大不絕勲籍只配于外已從輕典今又給傳還京竊謂未可
傳曰麟趾醉中之事何足責也况又年老乎卿等之言斷不可
從○傳旨刑曹曰公處奴婢累次定限而私處奴婢則丁酉年
立限已久姦詐之徒因緣作謀累年爭訟以至良賤相混骨肉
相殘風俗薄惡弊將難禁依丁酉年例定限決折合行條件其
議以啓○遣上護軍魯參如大明進松鵠三連○己丑行聖節
賀禮○百官行 中宮誕日賀禮 上與中宮 御康寧殿設
宴 王世子進酒次宗親及功臣班首進酒 命於思政殿月
廊饋宗親功臣及功臣嫡長賜樂 命姜孟卿權擊黃守身洪
允成朴元亨尹子雲金從舜曰今日不醉者將行罰宴孟卿擊
等啓大內密近動樂歡娛未安於心也傳曰賜樂非自今始也

行之已久何至今日乃言其非乎是則前日常蓄非我之心也
即命孟卿等就第傳于宗宰曰今日之宴當極歡兩政丞
裴适闊之言故命退其家兩二相固當盡歡何無歌鼓之聲乎
守身及李仁孫等聞命始令奏樂以申叔舟為領議政仁孫
右議政傳于子雲曰孟卿擊等於新進之士聚會處以正大
之言責我予甚愧焉不能容之罷就私第歲後當更見遣藝
文館官傳諭此意檢閱黃淑性孟卿擊家宣傳孟卿但叩頭而
已擊叩頭曰孟卿先出言臣聞之亦以為然啓之至煩動念
不勝惶懼○庚寅舍人閔順孫將左議政申叔舟言啓昨日以
臣為領議政臣適患胃膈碍滯未得詣闕謝恩深切驚惶大抵
領議政必有宿德名望者乃能稱職寧使虛位不可處以庸劣况
臣以右議政拜左議政纔經四日詔拜領議政濫蒙非常之寵
惶悚無已昨日姜孟卿權擊等無禮之罪不可不懲傳曰不
可辭也其餘事亦知之矣○忠勲府堂上鈴川府院君尹師
路左贊成黃守身等啓孟姜卿權擊等無禮之罪不宜只罷職

事請下攸司明正其罪 傳曰不可推問加罪也 賦樂于宰樞
恭自今始至於昨日始言其非是必平昔常蓄恭我之心也在
平昔言之則予當喜聞過矣且擊有病雖無昨日之罪固當免
也師路等更啓凡諸 上教貴近之臣當先遵守孟卿等以大
相不遵 上教不敬莫甚請下有司以正其罪 傳曰功臣不
可加罪也史臣曰予違波濶汝無面從君子之事君也苟不明
諍顯諫以激人主之怒亦當委曲開陳庶回人主之意可也全
以中宮誕日設宴大內欲與元勲大臣同享大平之樂特 賦
宴于前殿使之歡醉恩至渥也然豈敢安然別為聲樂以自歡
乎故孟卿等進其未安之說是雖忤旨以至罷相亦不過敬謹
之至而然耳師路守身等當俟 上解威從容微諷請復孟卿
之職可也若難於言請姑且周旋其間以待 上之霽威亦可
也顧乃不然反請推問是徒知承順 上意之為可不知開陳
譴議之為差也未幾深自追悔即令復職前日之唯唯面從者
不亦可愧乎○諭江原道觀察使任孝仁曰予惟本道地瘠民

貧加以每年失農因耗未復而徭役不歇民之流移非民之辜遷徙之際必有彼此不及餓死道路者矣言之及此未嘗不惻然予已令該曹量減貢物停修軍籍弛講武場之禁務使齊民安業無流離之患只緣愚民不為遠慮姑息目前遷移他鄉或既往而不得自還或以良而陷於賤役鄉體予意益加存恤勸課農桑使安本土又諭曰予慮本道民間艱苦令限蘇復蠲除德役又蠲薦新及新物外朔望進上然其他弊瘼恐未悉知鄉其備詳訪問以啓○諭全羅慶尚忠清咸吉道觀察使曰江原黃海道失農尤甚民多流移苟有寄食丐乞于其道者備細搜訪令所在邑曲加救恤開春後刷還本道錄名以啓○平安黃海道都體察使韓明澮辭御忠順堂引見設酌餞之仍觀射賜明澮綠段帖裏貂皮內白綃帖裏弓矢馬粧○召任元濬傳曰全循義病且衰老精於醫術者絕無不獲已起復今見汝形容憔悴大節雖不可虧守節捐命亦恭細事汝其食肉○辛卯鈴川府院君尹師路左贊成黃守身等啓昨日請治姜孟

卿權擊之罪 傳曰功臣不可加罪也臣等反復思之孟卿擊等雖是功至不敬之罪不可赦也請鞫問情狀以正其罪

不允○坡平君尹巖居廬病劇 命內資判事尹慈賈酒肉往其第 賦之○傳旨戶曹曰姜孟卿權擊依科給祿○開城府留

守辛碩祖辛碩祖字贊之初名石堅靈山縣人少善屬文魁丙午生貞試登第選補集賢殿著作郎累陞至直提學遷右司諫大夫陞集賢殿副提學歷吏曹叅判司憲府大司憲開城府留守卒年五十三性溫良純謹謐文僖博文多見文小心翼翼賜轉弔奠如例○壬辰姜孟卿權擊等詣闕門外啓臣等罪在不赦只命罷職又命給祿臣等不勝感激召孟卿等謂曰前日予因宮人犯罪餘嗔未歇卿等適啓正大之語予乃遷怒罷卿等職實予之愆大抵功臣雖有大罪嘗宥及子孫今以一言悟意還命罷職與國同休戚之意安在領議政申叔舟啓臣等初聞孟卿等無禮之辭請加其罪今聞上教允協臣等之心大抵人情有善則褒之不善則責之然後親情益篤

善而不褒不善而不責則上下之情不通今聖訓至此孰不
感動傳曰卿言是予若知其不善而不責則君臣之間否隔
大不可也命孟卿等進酒竟日極歡率孟卿等入康寧殿
○傳旨禮曹曰輪對官勿拘定數臺諫及諸司各以衙門次第
進對○癸巳以姜孟卿為領議政申叔舟左議政權曉右議政
李仁孫右議政仍令致仕○乙未幸東郊觀獵臨瀛大君璆
永膺太君琰益寧君移桂陽君增義昌君杠翼峴君運寧海君
塘新宗尹孝伯領議政姜孟卿左議政申叔舟判中樞院事洪
達孫吏曹判書具致寬禮曹判書洪允成中樞院使朴蠻兵曹
參判金磧承旨等隨駕○諭咸吉道都節制使楊汀曰卿所啓
骨看兀狄哈被擄事具悉是必自中之事雖不足介意然骨看
獵者二十人而被擄至十二人賊若小則不能如此訓春距慶
源不遠不可不詳悉聞見也骨看見擄事狀賊衆多寡為來之
由及具去處問於脫來八人則可知細問以啓○丙申御交
泰殿引見吏曹判書具致寬兵曹參判金磧知兵曹事許亨孫

及承旨等議讎校武經○兵曹啓新設破敵衛壯勇隊請依銳
筒衛給到例入直每一日二侍衛每一日門內三門外五巡更
二習陣二且壯勇隊元額一百二十五人而今入直只十三人
其適見不可全給姑令每品仕多者一人呈都目 從之○戊
戌 御思政殿受常參視事 命宰樞及文臣入殿內 上曰
常參官拜訖輒出君臣之間不無疎隔汝等必皆有可言之事
不必輪對然後陳其所蘊且汝等所業詩書耳自今常參論講
經書以為恒式仍設酌右司諫崔漢卿知刑曹事金璣舍人李
季專持平洪甄戶曹正郎鄭永通兵曹正郎高台弼都官正郎
金効孟吏曹佐郎李仁堅刑曹佐郎李克墩禮曹佐郎吳凝工
曹佐郎趙叔宗都官佐郎權徵等講經書部將權崇厚等六人
撫鎮金貴孫等三人講兵要陣法醫貞全循義等十一人講醫
書 傳曰今後常參官講史學卿等宜知之 命賜入直宣傳
官鎮撫部將內禁衛及軍士等酒 名藝文直提學康孝文特
加一資以為咸吉道敬差官其賚去事目一諭元良哈等今和

解實為汝等他人則已順國令汝獨不還何也以為國家令之
不得乎若猶執迷則將治汝罪後悔無益况今元狄哈知汝等
獨不順命將欲報復當其時何顧更求援於國家乎一元狄哈
署曰元良哈不順命還給被虜人今欲報讐則語之曰數多散
處人安可刻日一一盡送當徐徐畢還吾等已受殿下嚴命
豈小忽汝不可欲速一東良北近慶野人等今雖不來後當自
來不可汲汲厚待以益彼疑若有自疑之勢徐徐諭國家之吉
耳一語會寧守慶野人等曰阿比車年少前已不問今阿比車
不知上恩反欲生釁今汝等若能捕來當受厚賞○御書諭
咸吉道都節制使楊汀曰慰卿勞心之久今猶未弭何足介意
委卿處置耳全遣藝文直提學康孝文賜卿宴卿可與麾下
一歡但事不可以遠指故直付康孝文面授方略卿亦不必拘
於遙度務使揚威而保民○御書諭諸道觀察使曰聞諸呂犴
獄不謹修葺寒暑死亡者多重囚逃亡者多有罪者逃無罪者
天豈治平之道正名災之術耳卿等不檢舉豈體予之心予將

遣分臺檢考卿等預知毋覆前尤同升至治○諭江原咸吉道
觀察使曰驛路彫弊野人來往時驛騎不敷支待踈虞今後所
經諸邑於境內之驛專管支待刷馬民戶以補不足○己亥
御忠順堂命行上護軍具文信李埋閔叢護軍崔適等射侯
○庚子御忠順堂以鈴川府院君尹師略為左廂大將行護
軍梁誠之為右廂大將習陣于後苑召治平要覽修撰官左
弼善李文炯右弼善洪應右文學盧思慎直講尹子灤奉禮許
琮副校理鄭孝常右司經李淑璣侍教李壽男檢閱金瀆李介
甫等講經書內醫曹敬智等三人醫書習讀官金義剛等八人
講醫書講肄生徒薛柱等八人講漢訓應思慎壽男及注書金
順命奉教崔漢良佐郎成允文司直安惠等寫真草書上護軍
具文信閔叢李埋行護軍崔適等射侯賜領議政姜孟卿左
議政申叔舟內廄馬各一匹賜宣傳官衛部將軍士酒肉○
諭咸吉道敬差官康孝文曰今聞六鎮漏庫樓板低微所儲米
穀年久朽損爾於巡行之時審視庫內樓板高低地氣薰濕米

穀朽否及可移可改處備錄以啓○辛丑兀狄哈伊乙之右來
獻土物○甲辰建州衛李滿住遣人馳報狼寧兒罕親黨火刺
溫可昌哈率千餘兵欲犯邊乃以訓錄觀使具信忠為咸吉道
敬差官授 御札事目諭楊汀曰一浪寧兒罕素往來火刺溫
今此聲息雖或可信然度其情勢必不能來不可先自騷擾但
邊境隄備豈可恃其不來宜廣耳目度其道路衝要觀勢以待兵
法曰母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一火刺溫若來則當先語之
曰浪寧兒罕受我國厚恩既久今國家和解元良哈兀狄哈等
欲各安生業也寧兒罕獨不順命造為浮言恐動同類使登山
失業又刻木徵聚同類欲生邊釁自罹罪辜 殿下寬仁大度
只誅罪魁不問脅從其子阿比車逃竄今汝何與於寧兒罕而
自作釁端况我 主上一視同仁汝等來者無不厚恤不知報
効今反如此後悔無及今宜縛送阿比車汝首長朝見以承上
恩不亦可乎若猶不聽則當盡兵勢使匹馬無歸以宣威靈可
也然兵可止戰慎勿貪功乘勝勿迫窮寇一訪問波人中可以

往來火刺溫者使往火刺溫數浪字兒罕之罪且語之曰其子
阿比車逃竄不見汝火刺溫久受國恩今我主上撫綏汝等
無遠近汝所知也阿比車若到波境宜即捕來以受重賞一火
刺溫若來而東良等處之人雖有內應者知而不知上策也姑
勿形言詰問徐觀情勢以聞若顯然內應與我交兵則卿之兵
勢豈可遙制○乙巳命永膺大君琰都承旨尹子雲徃璿源
殿奉太祖太宗恭順王影幘入內○有僧信順告讓寧大君
提至慶州聚衆將謀據州為亂命永膺大君琰桂陽君瓘右
承旨李皎然鞠信順等于承政院仍囚義禁府○司憲府啓攝
司正金巖以小嫌衝母弟噴誣訴噴無故棄妻罪應杖八十
命配潭陽○丙午御書諭都體察使韓明滄曰卿之往也代
予之行予無西顧之憂不意卿妻小失調攝不得已而召卿予
心甚無聊焉今卿妻已差自言以上德更生醫亦言其無憂故
予思事大恭卿莫能辦茲特勉留卿前任卿速回誠為國施策
報予委重久不相見杯樽累塵遙與相笑無勸自飲耳○禮曹

啓昭格殿別坐以他官無任不得常仕殿內諸事虛踈請自今
別坐二員並擇前銜文臣勤謹者差之使專其任且祭享雜物
依他司例同監察出納 從之○丁未 御思政殿受常參視
事引見元狄哈伊乙之右 傳曰汝之所居距我國最遠今者
出來予甚嘉之仍 命進酒○召領議政姜孟卿左議政申叔
舟禮曹判書洪允成臺諫 傳曰我為世子擇配許蓼宋善忠
匿其女宜論罪以懲其餘然若推鞫人皆知之則無乃有愧於
朝廷乎故置而不問且大小人視元尹以下宗親如野人然皆
不欲結婚 世宗立法痛治其罪孟卿等啓許蓼宋善忠之罪
不可不懲請從屬賤之法并其父論罪且已 命憲府鞫之而
不即推鞫請并鞫憲府官吏 傳曰蓼等自首反蒙其罪則誰
肯首告卒憲府官吏亦不可問也孟卿等更啓宜置嘉禮色然
別立一司則其弊如舊請以政府及禮曹堂上為提調各以本
廳為別監則庶乎無弊 命以孟卿允成為提調檢詳鄭文炳
禮曹正郎安寃厚為別監○司諫院啓許蓼宋善忠已令憲府

勅之而不即推問且處女告官之限已過間有隱諱不告者而
該曹及諸道觀察使不檢舉道皆推鞠不允○戊申司憲府
以推覈許參宋善忠等稽緩請避嫌傳曰犯者既已虛論汝
等毋嫌就職○召還黃海平安道都體察使韓明澮以妻病復
叢也○命行大護軍梁誠之校正醫方類聚○十二月己酉朔
召領議政姜孟卿左議政申叔舟戶曹判書曹錫文吏曹判
書具致寬兵曹叅判金礦都承旨尹子雲御書示之曰京畿
之民多流移非細故也是予不聰之致然救之豈無術乎遣大
臣叢倉賑恤盡除徭役使安撫之何如速議以啓孟卿等啓民
多流亡而守令等專不賑恤觀察使亦不能檢舉請推問論罪
且朔望進上及諸徭一皆蠲減則庶可復蘇又減司僕馬十之
三四以除芻藁上納之弊其飢饉尤甚諸邑又減芻藁傳曰
黃孝源嘗為忠清道觀察使民懷其德今以黃孝源為京畿觀
察使可也又命以漢城府尹金淳為賑恤使減司僕馬二百
五十五牛十五首○吏曹據兵曹關啓下三道公邊諸鎮守令

稱某鎮節制使僉節制使但五六品食不宜並稱僉節制使請
稱節制判官從之○元狄哈指揮也多好等五人來獻土物
○庚戌傳旨兵曹曰諸道軍籍令限庚辰年四月畢修京畿則
姑停之○命停京畿薦新外朔望進上及新物進上○辛亥

諭咸吉道都節制使楊汀曰今送平安道節制使野人聲息啓
本鄉其冤審謹慎隄備且示具信忠康孝文○咸吉道都觀察
使鄭軾啓甫青浦住元良哈劉阿赤介等六人回還到吉州雄
平站站吏以馬不足給豆伊應巨所乘牛豆伊應巨怒拔刀刺
傷其牛至是 諭鄭軾曰野人豆伊應巨刺傷牛畜敢干邦憲
宜置法懲後然遠人不可一一坐罪特宥放還吉州牧使南尚
亨不檢察野人所乘馬亦當論罪然既赦野人卿拿尚亨令與
野人同跪將予意曲盡開諭乃赦○以衡為進禮正楊汀判中
樞院事李邊中樞院事朴摯閔騫同知中樞院事朴炯中樞院副使具文信慶
昌府尹李石亨漢城府尹黃孝源商山君京畿都觀察使朴居

謙韓終孫行僉知中樞院事具信忠僉知中樞院事李繼孫司
憲掌令申松舟持平黃守身咸吉道都節制使趙秀文慶尚右
道兵馬都節制使李梓全羅道水軍安撫處置使○壬子受常
參視事宗親及領議政姜孟卿右議政權擊咸吉道都節制使
黃守身六曹堂上承旨臺諫等入侍仍設酌 上謂守身曰節
制使之任當有威與忍耳無威則難以鎮服然喜怒發之暴則必
敗事忍而後發未為晚也遂書威忍二字授之○傳于刑曹曰
近日囚徒數小幾於獄空予喜待其空今又稍多宜勉刑措之
治 ○生員金仲矩與永膺大君琰訟奴婢義禁府啓仲矩誣陷
宗親罪當死 傳曰仲矩非欲誣陷宗親不過貪財而已只扶
八十可也○諭慶尚忠清全羅道觀察使曰京畿黃海江原道
今年失農尤甚民不聊生漸相流移存恤條件已下教知會而
今京畿廣州龍仁等邑流民尤多懷土人情畊重豈樂於流亡
乃緣不能自存耳卿體予至懷令諸邑流民畊至曲加賑恤安
集保若嬰兒不須勒還本土○禮曹啓倭人來朝者對馬州人

則受職者外不賜衣朕若深遠慶則雖微者例皆賜給然每年來者絡繹後將難繼請自今日本琉球國大內京極畠山山名殿管提源教直使者上副官人外署船主押物侍奉及諸慶使者一依對馬州例勿給 從之○以凡狄哈指揮也多好為上護軍好心波護軍夫乙好項時加蘆古司直○癸丑 幸東郊觀放鷹○乙卯 御忠順堂觀射引見兀狄哈伊乙之右及指揮也多好等五人也多好夫乙好等中侯 賦也多好練段衣夫乙好紳衣○諭咸吉道都節制使楊汀曰速魯帖木兒等疑畏厭憚無足慮也但明白顯言諭之而已彼若竄逃不過往建州耳卿宜不靈形迹促送青州及好時乃彼將無暇施計勢必自崩革面順服矣○命還給鄭麟趾告身○丙辰司諫院啓京畿民流移甚多守令等不該存撫不可不治其罪閔騫專任一方既不能撫恤飢民又不糾治守令罪合罷黜今復除職請劾守令罷騫職不允○遣僉知中樞院事金有禮如大明進松鶻

二連○丁巳 幸慕華館觀射引見野人指揮也多好等六

人命射侯又命內禁衛兼司僕等騎射甲乙槍射毛毬○戊午野人來朝者言江原咸吉道沿路諸邑館待甚薄驛騎不足或有徒步之時命遣兵曹正郎金謙光因其守令待野人回示之○己未承政院啓囚人之數傳曰來日召刑曹漢城府司憲府官吏問不能空獄之由○兵曹啓五衛都鎮撫兼摠內禁衛獅子衛一應侍衛軍士而只稱五衛都鎮撫請改稱諸衛都鎮撫從之○禮曹啓圜丘祭神主出納用腰輦且令內直別監奉持從之○辛酉元狩哈也乙吉來獻土物○壬戌上與世子觀放鷺于東郊○癸亥兵曹據平安黃海道都體察使韓明渾啓本啓平安道館軍以諸邑鄉吏分定一年供役二年休息近因凶歉人物昭殘鄉吏數小一年相適供役而遞番則遠役于本邑或使臣或本朝使客騎載頻繁不堪其苦連續逃散請助役奴子量數加定并定附近諸邑富實百姓十五戶皆以三丁為一戶使供館軍之役考勤慢授土官職限七品勸勵且鄉吏不可一時盡革俟新定館軍富實漸次除之從之

○甲子 御思政殿受常參視事內宗親及領議政姜孟卿左議

政申叔舟右議政權擊右議政仍令致仕李仁孫中樞院副使
金鈞戶曹判書曹錫文衛將都鎮撫承旨等入侍召衛將金漑
沈安義金處義具文信示御書胡騎三千人精馬良卒倏忽衝
突犯我一衛大將未及用形名故衛將不動衛將未及用形名
故部將不動部將未及用形名故統將不動統將未及用形名
故旅隊伍卒皆不動若待次第用形名則殺虜殆盡陣已亂矣
我雖三萬見敗必矣然則反不如胡騎揮鞭吹簫鼓進金退而
已卒待之有術乎仍教曰在平時習陣之時號為將帥當臨戰
禦敵之時罔知所措則不可謂之將也令諸將各陳待之之術
又令入直宣傳官部將鎮撫各製禦之之條又 傳于鈞及承
旨李克堪曰窮理之學用於一己則足矣用於國家則辭命為
重今當儒士精於經學者絕無留意文章者亦罕大抵勤學人情
厭惡幼稚之輩惰學尤甚且其成功者登名仕板則安於小成
孰肯勉於為學哉欲數行科舉以勵學者然科舉亦不可數行

也金中樞久為師表必知興學育材之方其與克堪共議言之
鉤俯伏莫能對 上目將使政府議之 上又曰上之人思欲勸
勵儒士振起文風下之人皆謂我非無才特上下相隔不相知
耳此言為是然予既不知某也為賢豈可不盡勸勵之方克堪
可即述吾意以來 ○ 司憲府啓諸道褒貶居最者多居殿者小
大抵人才有賢不肖雖三四人之中必有優劣今諸道守令豈
盡善哉京畿江原咸吉黃海道無一人居殿者夫守令之任專
以保民為重而京畿廣州龍仁之民流亡過半是宜貶黜而反
置之上第顛倒莫甚請覈觀察使及廣州龍仁守令 傳曰
予更思之 ○ 前此 上以楊汀久勞北方令左贊成黃守身代
之至是命汀留鎮 御札諭曰今元良哈兀狄哈等和解事卿
已成之且卿久勞邊境欲速相見曾令適卿今深慶元狄哈方
相續來投卿之力也卿素諳情勢其於撫綏非卿不可予不
獲已仍 命留鎮卿之家小累予安心益勉大功以紓予北顧
之憂 ○ 傳旨司憲府曰慶尚道善山囚李山守奸人妻共謀殺

本夫自己亥年迨今未決其鞫前後守令及刑曹當該官吏以啓傳旨司憲府曰廣州牧使楊州府使龍仁縣令等不賑恤百姓以致流亡且不即啓其推鞠以啓○乙丑 召領議政姜孟卿左議政申叔舟右議政權擊左贊成黃守身兵曹判書韓明澮等與都承旨尹子雲桂陽君增議平安黃海江原道蘇復條件○平安道都節制使黃石生辭 上語石生曰年少將帥莫不欲威振敵國是最末也為將之道豁懷披心使士卒親附耳若常顧指如意顧軀生風則無親上死長者矣遂賜弓五張弓絃二十絲段衣一領○漢城府啓請置賑濟場於普濟院利泰院洪濟院以活京畿飢民 從之○獻納白受禧將本院議啓前啓長淵縣監任孝明監察金守經宋仁昌文汝良奉禮金九英書雲判事申熙等事未蒙俞允臣等更思之仁昌汝良九英熙等事則已矣孝明曾為軍器判事當 附廟日奸娼妓於齋所贈以官物不宜守令守經則其父訓親犯不忠不孝之罪不宜監察 傳曰孝明以原從功臣今已許通仕路守經則其弟守溫已為宰相何為不

宜○丙寅 御書下教政府曰予自即位以來專為百姓除其
苛禁寬其刑罰抑制官吏使民直來告予朝士尚或不知予意
百姓焉能盡知其不知者每一令下必有驚駭謗其紛更者其
不便於自己則必有怨言胥動者其便於自己則必有稱美讚
德者此不能使人盡同好德者也國家以八道為一家而平
安黃海江原三道人物凋殘譬如一家一面無牆安得不守予
欲募民移居三道若冇能應募者良職賤良十年復戶優給土
田撫育倍他豈無有志效力國家者乎惟爾政府其議條件以啓
議政府啓一下三道良人應募者自慶尚全羅道移平安者則
有無聽並超五資移江原黃海者則三資自忠清道移平安道
者則四資移江原黃海道者則二資叙用有欲為其道土官者
聽一下三道公私賤人應募者免賤求良以通仕路私賤則以
年歲相當下三道住居公賤聽主自鑲換給若本主沮抑使不得
應募者決杖一百并本主徙之不許相換告者良人賞職賤
人賞綿布三十匹應募良人如有自願留丁以守本業者量口

聽留許令往來相資一募徙人計丁數為三等擇沃饒可耕之地一等給五十結二等四十結三等三十結農牛農器官備助之復戶十年其新墾田免稅七年穀種口糧以義倉給之別加存恤一上項諸人如有受職免賤後逃還者許人陳告奪職還賤依律論罪還送陳告者以本人本業田產充賞知而不告里正色掌決杖一百一移徙時所經諸邑給糧救藥如有病不救而死者守令論以制書有違律永不叙用一新徙之民皆置內郡勿送極邊 從之命遣左輔德李翊于忠清道兼副知承文院事擢至于全羅道成均司藝金永濡于慶尚左道大護軍慎後甲子慶尚右道推刷應募人○元狄哈波鱗介來獻土物○丁卯持平李崇元將本府議啓讓寧大君頃在慶尚道從者駁梁山郡孕婦墮胎又金海府使卞袍多聚武士使之射候詣皆推鞠從之○庚午 親傳 宗廟社稷臘享祭杏祝○承政院奉旨馳書于京畿江原道賑恤使金淳京畿觀察使黃孝源曰民有多積穀種者聽其自願納官以備明年穀種用軍資江監

陳糙米換給○兀狄哈阿羅介等八人來獻土物○辛未親享于文昭殿御慶會樓下設飲福宴觀射宗親及領議政姜孟卿左議政申叔舟右議政權擊左贊成黃守身右贊成李承孫左叅贊成奉祖六曹叅判以下諸將承旨等入侍倭野人亦侍令野人諸將射侯又命禮曹判書洪允成與野人李哈兒帖哈耦射謂衛士等曰爾輩雖能射御其如不識文字何宜各自勉須如允成○諭諸道敬差官等曰如有欲送奴于江原黃海平安道受田居生者聽苟能力農以致富厚則其主賞職并賞其奴爾宜廣行知會如有自願者錄啓○咸吉道都觀察使鄭軾馳啓通事朴永守率兀良哈浪打化婁上京時以打化婁為孛兒罕遠族恐嚇取其衣令囚鍾城鞫之○壬申咸吉道都節制使揚汀馳啓柳尚冬哈告因探候親識徃阿赤郎貴鬼浪孛兒罕弟舍隱都哈及從第佐化婁等請丘曰朝鮮殺我族親欲聚兵報復汝等若不從請當盡勦殺之吾反覆曉譬舍隱都哈猶且不從諸部野人皆不應惟東良北八九百里人聽從謀

犯邊臣令諸鎮整兵以待○咸吉道敬差官康孝文馳啓鍾
城愁州兀良哈南刺來言前往火刺溫兀狄哈愁婁家廬兒禿
等怨乙亥年來朝不納五百餘人聚議今十一月間欲寇甲山
臣計甲山偏據一隅軍馬不多救援之路險遠其孤單形勢道
路迂直賊所素諳當今隄備之策非一烟臺候望所係匪輕而
軍卒盡單寒劣弱之人乞諭沿邊諸鎮申嚴候望更立論賞勸
勵之方○以左贊成黃守身為慶尚道判中樞院事沈澮全羅
道左叅贊成奉祖忠清道募民體察使其賚去事目曰體察使
親到閭巷聞其審知募民事目與否如有未知者都事經歷及
其邑守令直行決罰觀察使及州府堂上官以上啓聞施行鄉
吏應募者依前事目免役以通仕路守身啓近半以來驛路凋
殘臣意宜諭勞近諸邑鄉吏以實之且今秋冬倭人無遣使來
者亦宜諭知○癸酉司憲府啓讓寧大君提浴于慶尚道東萊
溫井時所經諸邑供頓煩劇駄載多至百餘民弊不貲謂之
下三道連年失農雖今年稍稔然又為風水所損既遣敬差官

復遣都體察使非徒民弊抑民必驚駁不若只遣敬差官徐徐
諭之 傳曰遣體察使乃為大事不可從汝言也讓寧事只鞫
諸邑守令可也○甲戌吏曹啓文臣拘於吏職專業學問者少
請擇三品以下文臣年少聰敏者十五人職兼藝文館令仕本
館習業 從之○乙亥 上與中宮御光化門觀放砲○傳于
承政院曰自今承旨及都鎮撫每二人直宿舊制一員直宿右
承旨李皎然當直與都鎮撫飲醉卧不能對 上教故有是
命○諭楊汀事目曰一今來康孝文事目火刺溫廬兒禿等以
己亥年不許入朝舍憤謀寇甲山鍾城等處彼人與火刺溫常
相往來如有往彼者語以阿比車之事仍諭予撫綏無間遐邇
來則受賞之意火刺溫有來者亦招來面諭使彼不疑來附可
也若有所言己亥不納之事者語之曰其時 上初即位邊將未
審上意耳今則不然來則可知務使彼不懷疑阻一烟臺候望
於備最急於役最苦聞其軍人率皆殘劣之徒雖日三令不能
謹慎候望今公邊緊要烟臺令其所在鎮甲士各一人一朔相

適率軍人僕望甲士給別到軍人授賞職節次已令該曹立法
卿知此意姑先施行一母待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精察人情
寬厚接敵一浪卒見罕之事只罪其魁首耳令鍾城通事朴永
守恐赫浪打化婁奪其衣服使彼一族同類益生疑懼罪不可
赦予必殺之以懲衆人卿於衆中推問事由取其衣冠還給打
化婁諭以只誅罪魁不問一族同類待之如舊之意非徒打化
婁使彼人周知亦不可區區知會永守如有情跡明白而隱諱
則刑問依法堅囚以啓○丙子御康寧殿引見宗親宰樞招
闕內諸司文臣講經書又招內醫講醫書講肄生講譯學命
吏曹判書具致寬禮曹判書洪允成兵曹叅判金礮等講武臣
兵書○御製手札賜姜孟卿申叔舟其詩曰兩相獨對君臣際
會乘醉遊筆聊與戲耳詩林音律音律林詩歌詠性情即是詩
樂是故四方不同風而人性則一然則詩在言志不在於律卿
等徒効中國之律不攷之於國風是猶越人而胡語也將焉用
之如欲用之莫如確強確強之道固而不弛忠孝而已矣我

祖起朔方裨武作朝鮮列聖嗣勤勞貽我多歷年中值波濤闊
我時乘衆船夜盡日升谷雲消月淨天威勢凌胡越愧德未逮
賢股肱須念始終也莫我捐莫捐云何事常思得意前交修在
時斂國祚乃纏綿入侍之臣皆和進○戶曹以平安黃海江原
道地廣人稀可耕之地多荒啓闢田興業條件一可耕陳地從
自願折給如大君諸君宗親駙馬宰樞正一品三十結從一品
二十五結正二品二十結從二品十五結三品堂上官十結庚
辰年為始耕墾耕墾之數每年終觀察使啓聞如有欲加受者
聽一奉朝請前銜檢職堂上官以上亦依此例折給一堂上官
以下宗親及朝士前銜成衆官生員進士有蔭子弟閑良人等
自願者聽其結負之數從自願折給能治二十結者超二資十
五結者超資十結者加資賞職勸勵其耕墾之數觀察使啓聞
一給復免稅一依曾降教旨從之○丁丑戶曹啓平安黃海
江原三道軍資視他道數少近因年儉義倉之穀不足以賑窮
不得已用軍資因此庫無留儲請募人納粟用下三道水邊諸

邑軍資陳米穀准給 從之○元狄哈護軍金弓豆等七人來獻土物○戊寅 上與中宮御康寧殿設宴 賜宗親及堂上官以上宴于思政殿 賜闕內諸司會直守歲者及入直軍士酒肉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卷第十八

卷之二

二

世祖惠莊太王實錄卷第十九

六年

順 大明天四年

春正月己卯朔行望闕禮

御勤政殿受朝賀仍

設宴宗親宰樞承旨等入侍倭人迎酒毛野人阿羅哈等三十人亦侍 召阿羅哈諭誅浪卜兒罕事由仍 命阿羅哈近毛酒等進酒令起舞上謂領議政姜孟卿等曰今日是世子生辰可與世子師傅同歡遂引孟卿及左議政申叔舟右議政權擊兵曹判書韓明澮入番諸將等入康寧殿設酌○庚辰義禁府啓司僕寺諸貟咸守山亂言之罪請依律凌遲處死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子孫兄弟姊妹子之妻妾給付功臣之家為奴財產并入官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異皆流三千里從之但父子及母妻妾子孫兄弟姊妹子之妻妾永屬江原道官奴婢伯叔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異屬江原道驛吏○辛巳王世子將進宴于兩殿宴具已備日本國通信使宋慶儉帶去船軍韓乙賚對馬州太守宗盛職守護代官宗右馬助盛直書契來啓慶儉與副使李宗實書狀李覲

等百餘人分騎三船十月初八日曉與日本國王使臣船二艘對馬島倭船二艘俱數日午遭大風處儉觀等既騎船漂流不知所之宗實等九十餘人亦騎船中流覆沒宗實等五人扶得木板漂泊亦不知所之唯臣攀一板得不死翼日漂到對馬島凍餒濱死告蒙島主宗盛職藥餌調護又給衣笠留島數月令皮古波文帶還其倭船則泊于對馬島初處儉呼賚車糧四十一石請載于國王使船至是並韓乙載還上悼之遂命停宴分賜宴需于承政院鎮撫所入直軍士議政府啓令聞通信使船敗不勝驚悼宜諭沿海諸邑令索其屍傳曰予聞韓乙之言頃無得之之理然遣朝官索屍兼致祭焉○命放任實付處堅緻○壬午傳旨司憲府曰日本國通信使宋處儉等遭風漂流慶尚道觀察使金連枝右道處置使李茵知世浦萬戶宋石堅等既不探知又不馳啓其推鞠以聞○慶尚道蔚山郡有僧還俗為強盜被繫聞僧保惠免罪之事即復剃髮郡事孫孝胤報觀察使金連枝連枝以為不宜囚僧貶之有曾被強盜者

上言此僧本是強盜而郡守以囚此僧貶適乞令畢鞫命連枝
推鞫以聞○中樞院使李邊以年七十乞致仕 上問邊氣力
何如都承旨尹子雲對曰邊年雖老氣力尚強且主譯學吏文
之事命勿致仕○聖節使李克培千秋使郭連城等回自大明
勅曰昔爾先王克篤忠愛敬事朝廷每歲於常貢之外又以
海青來進自王紹位以來修貢雖勤而海青未嘗一進豈以此
鳥為微物而不足貢乎抑以為非中國所需不之貢乎大抵此
物乃鳥之猛鷺者力能搏擊講武蒐獵之際時或用之王自今
以後仍照爾先王時例每歲或貢三五七連以備應用朕待王
國有同親藩特茲諭知王其體朕此意毋忽○癸未 御慶會
樓水閣召左承旨李克堪桂陽君增鈴川府院君尹師路等議
王世子嘉禮儀○司憲府慈向者讓寧大君往南道聚武士射
侯已命勿推然臣等以為其漸可畏請須鞫之○諭慶尚全羅
江原咸吉忠清黃海平安道觀察使曰日本通信使去已卯十
月初八日數船遭風使宋處儉所乘船不知所之副使李宗貫

之船覆沒令沿海諸邑諸浦俟望如得漂流人曲加救恤得屍則
看守母急○甲申 辛慕華館觀射放火砲宗親議政府六曹
叅判以上承旨等入侍 引見倭野人令野人尼麻車兀狄哈
郁時應巨幹朵里馬千里等射侯射毛毬 賦中的野人各綿
布一匹弓一張又 賦倭人迎酒 毛虎皮一張紬布寢席等物
○乙酉 賦宋慶儉家米十石李覲家米五石 命注書往處
儉覲家傳曰前此漂流適他國還歸者非一爾勿憂慮○火刺
溫指揮照麟可等五人來獻土物○諭咸吉道都節制使楊汀
曰北門重地卿既久勞念卿曷已今賜卿諸般藥餌魚膠三百
斤弓弦絲十四斤卿可受之冀順時調攝以副予意○諭黃海
道觀察使金脩曰卿受委一方體任匪輕凡叢兵應變安民制
敵一應常事自有舊章慮或有予與卿獨斷處置事則非密符
莫可施為故賜親押第二十四密符卿其受之○丙戌司憲府
大司憲金光暉等上疏曰臣等近將金海府使卞袍於讓寧之
行徵武士射的不可之狀累瀆 天聽未蒙俞允不勝憤懣欝復

昧死抗疏以聞臣等竊謂宗親義無私交武卒法不擅徵人臣而私交擅徵罪莫大焉不容貴之也袍以武臣久充宿衛私聚軍士交結宗親之禁素所習聞而陰欲交結擅徵武士為讓寧射的為玩是知有宗親而不知有朝廷也人臣之罪孰大於此此臣等所以縷縷陳請者而 殿下教臣等曰武士偶到射的耳安能的知為讓寧徵聚乎臣等以為射的武士固非一二苟不徵聚安能一時羣集乎其非偶到明矣袍之此舉實關大體若不治罪如此之徒將謂國無其禁羣聚不逞交結宗親必有大於袍之所為漸不可長也伏望 殿下留心履霜之戒明正下袍之罪以杜人臣私交擅徵之漸 御書答之曰何謂羣集正偶到耳掌令李繼孫更啓全不正袍之罪袍必不自知一道亦不知袍之有罪 傳曰若罪袍當先問讓寧袍不可論也 ○ 丁亥司憲府大司憲金光 眇等復上疏曰臣等近將金海府使卞袍罪狀再三陳請未蒙俞允不勝憤激敢昧死復聞臣等竊聞易曰履霜堅冰至又曰童牛之牿元吉履霜之不戒則必至堅

冰童牛而牿之則其制也易古之為天下國家者莫不有見於此而防微杜漸也。袍為邊鎮之帥，境內武卒雖其所管是皆國家之有非已之私也。脫有緩急，雖主帥之令苟無朝廷之命，則且不得擅徵。今當讓寧請暇沐浴之行，不思大義要媚求譽，無朝廷之命，擅徵武士為讓寧射的，蓋求其心則是但知有讓寧而不知有朝廷也。人臣而不知有朝廷，則其罪當如何也？今若置而不問，則非但袍不知懲，父如此不逞之徒，効尤從風，竊弄兵權，連結宗親，必自此兆矣。此乃堅冰之當謹，童牛之當牿者也。臣等所以懷憤鬱悒，不能已也。而殿下教曰：「推之則當，并責讓寧。」宜勿推。臣等以為武士若出於讓寧之令，則讓寧亦不得不辭其責。若非其令，則袍自為之也。事無大於此而不究情跡，而遽爾舍之於義，何於法何伏望？殿下勿為姑息之恩，推明下袍之罪，以杜人臣竊弄兵權連結宗親之漸。御書荅之曰：「袍幸率邑中之人，無意暫為耳。掌令李繼孫更啓聞讓寧，既經諸邑驛馬不足，又刷民間馬百餘匹以供之。此豈大君知之乃其

從者所為耳請鞠從人及察訪不允○命自今宗親有病重者雖齋戒亦啓○己丑遣戶曹叅議李孝長如大明進海青二連奏曰天順四年正月初四日陪臣郭連城回自京師齋捧到勅諭該昔爾先王克篤忠愛敬事朝廷每歲於常貢之外又以海青來進自王紹位以來修貢雖勤而海青未嘗一進豈以此鳥為微物而不足貢乎抑以為非中國所需而不之貢乎大抵此物乃鳥之猛鷙者力能搏擊講武蒐獵之際時或用之王自今以後仍照爾先王時例每歲或貢三五七連以備應用朕待王國有同親藩特茲諭知王其體朕意毋忽欽此竊念臣特荷聖恩嗣守先業恪謹職貢凡干進獻靡不盡心每年委差的當人分遣各道多方設械儘力打捕海青然非本土所產乃北方野人深遠地面巢養出來其多少隨歲不等緣此近年所獲不敷於天順元年十一月初十日海青一連本年十二月初四日二連天順三年十月二十一日二連本年十一月初十日三連本年十二月初八日二連隨捕隨進間今欽承勅諭聖訓

切至兢惶感激之至欽依 勅諭事意罄竭心力更加布置今
又將見獲到海青二連差陪臣戶曹叅議李孝長管送進獻
上聞誠寧君相疾篤議于承政院曰今大祭日近而宗室大臣
疾革何以處之承旨尹子雲等啓脫有大故停 親祭使大臣
攝行 上曰是○咸吉道敬差官康孝文馳啓速魯帖木兒實
無可疑東良等處宰見罕族親野人亦連贖來謁云宰兒罕之
罪罪止一身不緣及族類我等已知國家之意阿比車亦有來
投之意將家奴能彎強弓阿比車亦推以為首今願上京侍衛
御札諭楊汀曰今見康孝文書知卿布置得宜東良北之人
來往會寧且有上京者可知被人漸解疑惑矣阿比車亦有來
投之勢既以不問誘之使來來而殺之是失信也彼他日誰肯
信我者今阿比車自來則語之曰 上初以汝年少不與父事
逆則捕而罪之若自來則赦其罪使之安業若捕來則囚之啓
達兀婁哈之子將家奴如欲上京可上送當試用之速魯帖木

兒既無可疑之迹更不可探僕聞見反生自疑凡待彼人當以
信義寧失罪人不宜詭道誘致卿體予意○庚寅 上問承政
院曰火刺溫及深處野人如或欲來朝姑托辭使之勿來如何
都承旨尹子雲啓今聞有野人十餘名出來今此野人回去時
使諭以今春早暖易生疾病待冬月出來可也○命罷京畿右
道察訪李尹仁職吏曹判書具致寬嘗於 上前褒尹仁賢能
未幾兵曹判書韓明滄來自黃海道言尹仁辱劣遂罷其職○
辛卯 親傳永寧殿香祝○御札諭諸道邊將曰卿等分憂塞
上勞苦至矣忘妻子家業托命於天而屬身於國予常愍焉但
以地遙恨未能數見話情卿等豈知予知卿勞苦乎予亦雖知
卿勞苦亦不得不勞之以事畧精造軍器習射屯田蚕畜等事
是予勞卿之事也其餘小節目雖有差錯何足過也卿等詳知
予意如常面對予當錄小功而赦大過期於成功耳今命觀察
使都節度使賜宴卿等以慰塞上之勞○壬辰 親享于 宗

廟○癸巳

親祀圜丘還宮老人儒生等侍立於崇禮門內

命除之賜老人酒肉命除百官賀禮○諭三道都體察使等曰
允應募者予甚嘉之更思今春入邊則道途遙隔動經旬月乃
至所徙之處慮恐不及播種彼此失業欲待秋成移置鄉可諭
以予意從其情願其中自願今春入歸者固可喜也又自募人
中生理艱難雖移徙而不能自立者不可許募○甲午 御思
政殿設飲福宴宗親議政府六曹叅議以上承旨及諸獻官執
事野人等入侍 命野人金伐大浪婁時哈等進酒謂諸野人
曰爾等雖不各進酒飲此則均飲爾等酒也 親割所御西瓜
賜左右別雲絅韓明澮具致寬等分 賦大肉于左右宰樞及
野人○掌令李繼孫等上疏曰近將金海府使卞袍罪狀累瀆
天聰言不能達其意文不能盡其辭未蒙俞允不勝欝悒更封
章以聞臣等竊謂一星之火至於燎原一勺之水至於滔天是
則撲滅之不早防塞之不預也為天下國家者可不辨之於早
而慮患防微乎袍之為讓寧聚武士雖實無情將來之弊不可
不預為之慮也况未必無情乎當讓寧下南之日 諭其道觀

察使曰如欲田獵抄給才白丁武卒之聚如可擅便不必有是
命也其不得擅徵雖愚者可知袍早知學術受委邊鎮非不知
擅徵之不可上無朝廷之命下無主帥之令而敢與讓寧徵武
士射的其情未易測其漸不可長此正燎原之始滔天之漸所
當撲滅而防塞之也且讓寧此行車馬僕從郊野填喧支待迎
送州郡相望加之以徵武士閱藝為之擁衛僭擬王侯之行凡
有耳目者孰不驚駭此臣等累請不已而 殿下所宜省念也
恭惟 主上殿下留意兵事須兵符制軍政以嚴徵兵之律而
尚有如此之事後世儻有弱主臣而效此將無所不為當以春
秋之法推究其心置之於法以杜亂萌 殿下反教之曰叔父
之事何以為之古者天子之父司寇執法而論天子不得而私
焉况叔父乎讓寧已矣下袍可舍乎非特此也隨從羣少放恣
無忌輜重之多百有餘駄所經守令據何命而調發所載之物
從何地而出之是乃羣少之所為亦令勿推臣等愈懷憤抑期
於得請乃已伏望 殿下廓惲剛斷特降俞音特下袍與所經

守令推明其罪以正邦憲國家幸甚 傳曰卿等之言固格言也予甚嘉之然不能從也○命囚宦官延德生司謁沈長已于義禁府詣圜丘之日德生等承 傳問侍衛軍士聚會時刻于承政院對以早食後德生曰當夕動駕何其早聚長已曰軍士非一二人須如此早聚方可 上聞之以擅論軍政囚之○乙未 韋東郊觀放鷹○賜宴于臺諫 命左承旨李克堪齎宣醞賜之○丙申御慶會樓下觀射宗親寧樞六曹叅判以上承旨諸將等入侍 引見野人金伐大等二十五人命武士與之射侯火刺溫照麟可中的 賦綵段衣弓矢其餘中的者各賜綿布弓令金伐大浪婁時哈等進酒謂婁時哈曰今此射者非朝官皆是材官也爾部落有能射者送之則亦與此輩一體待之對曰小人有子能射當送矣然則他有材者安敢不來上曰予得善射者固無所用但愛其有材者耳諸寧與野人等出 命留宗親及領議政姜孟卿左議政申叔舟領中樞院事洪達孫兵曹判書韓明澮等極歡乃罷○大司憲金光祚左司

諫庚智等進箋謝賜宴箋曰宣室受禧誕加鹿車之饗需雲霧
澤偏承魚藻之歡感激涕零驚惶汗出伏念臣等職忝耳目器
同斗筲常懷覆餗之憂敢期渝肌之渥香分宮醞灑灑在中聲
降鈞洋洋盈耳誠百僚之聳聽亦稀世之榮觀茲蓋伏遇神
武冠倫睿文稽古敬隆郊廟致諸福之畢臻德配乾坤使萬物
所咸遂至令素餐之輩獲蒙零露之沾臣等敢不砥礪初心激
昂晚節欣欣有喜載賚明良之歌斷斷無他恒祝岡陵之壽○
丁酉以具信忠為戶曹叅議安知歸李孝長僉知中樞院事○
京畿右道驛吏等上言乞仍李尹仁職命下吏曹吏曹啓考
已滿不可復任宜別叙他職從之○戊戌幸東郊觀獵○
命承政院考檢諸司收納外貢時稽留者納後不即給帖者以
啓○己亥御忠順堂觀射宗親及右叅贊成奉祖中樞院使
尹士盼吏曹判書具致寬兵曹判書韓明澮禮曹判書洪允成
工曹判書尹士貽兵曹叅判金磧吏曹叅判尹士忻都鎮撫衛
將承旨兼司僕部將等入侍○庚子日暉○諭全羅道都體察

使沈澮曰應募人依前下諭待秋入送且既已應募不宜仍屬
本役如卿所啓○辛丑幸東郊觀放鷹○兵曹啓自忠州丹
月驛至良才驛道路平坦車可得行請令繕工監造車給之每
驛各四以輸雜物其他道路平坦處亦令諸邑諸驛并力造車
用之且自良才至丹月諸驛凋殘請每驛抄給富戶二十限驛
馬阜盛間輪番助役察訪等或有牽制觀察使不得任意措置
者若京畿左右道江原道察訪則近京凡干弊瘼可親到啓達
請令任意經畫勿令觀察使殿最從之壬寅開城府獻白雉
○癸卯御忠順堂觀射宗親宰樞及承旨等入侍引見野
人中樞浪婁時哈等十四人命射侯其中的者賜物有差
命尹士盼士貿士貽成奉祖魚孝瞻及野人金波乙大進酒是
日浪婁時哈等辭辭命饋之仍別賜浪婁時哈金波乙大等鞍
具馬各一匹紅絲帶綵囊刀子各一其餘十三人紅絲帶綵囊
刀子各一○御書示議政府曰分臺之法實羨法也可常行之
頃因言弊或作或輟耳近間久不得行比如治病溫冷參用予

欲復行○諭咸吉道都節制使楊汀曰會寧住速魯帖木兒病
羸不能自朝使人來致誠款可辦宴令於乙巨就賜其家○甲
辰幸東郊觀放鶩○廣州吏朴榮等上言本州近京事煩日
乾涸殘今已革觀察使營願并革所設妓女命禮曹議之禮
曹啓已設之妓不必并革左承旨李克堪請革之從之○乙巳
諭江原道觀察使任孝仁曰前者以道內人民多有流亡不得
已諭卿就要路防禁今流亡者亦漸還宜罷之只令諸邑亟加
存恤毋使流移○傳旨戶曹曰給京軍資陳米七千石于京畿
五千石于江原道又移慶尚道米豆二千石咸吉道米豆五千
石于江原道以賑飢荒○慶尚道尚州牧使金守溫請以開寧
縣監柳孝真為其州判官上以守溫孝真同是守令不可自
占以為僚屬不允○丙午御思政殿受常參上謂吏曹參
判尹士昕曰汝年少而秩高當戒滿溢謂知兵曹事許亨孫曰
前者夜四鼓命爾往東郊尋飛逸海青何醉卧不即發去亨孫
不能對○以寧為樂安卿宜永川卿空原川卿金何判中樞院

事共允成禮曹判書朴董中樞院事鄭守忠河原君金鉤郭連
城同知中樞院事沈安義青城尉尹士盼朴炯中樞院副使沈
決仁順府尹黃孝源商山君柳洙文城君張進忠李澄珪行僉
知中樞院事崔漢卿司諫院右司諫大夫申松舟司憲持平金
淡慶州府尹○咸吉道都節制使楊汀馳啓伐引住元良哈大
護軍金這比冬哈來告阿比車請兵千餘屯于斜地今正月二
十日間入寇會寧斡朵里浪金世李阿伊打哈來告何伊亂住
兀良哈兒哥乃來言阿比車言會寧今囚林高古等九人又上
京侍衛者浪三波金當李阿豆童阿陽可亦皆被殺今欲請兵
以寇會寧臣率營兵及鏡城富寧兵到會寧見兵凡七百餘人
分為三衛以會寧節制使金師禹將中衛都鎮撫趙繼宗將左
衛會寧判官申興禮將右衛以待阿比車聚諸種一千五百餘
人正月二十日來屯會寧長城外毀木寨而入臣出兵與戰殺
賊二十餘人賊退屯速魯帖木兒家前臣還守會寧賊夜焚長
城門毀木寨翼日賊分道而入臣更率三衛力戰賊退走追至

古堡兒下距會寧三十餘里而還殺賊五十餘級賊多棄牛馬器仗而走我軍中箭死者四人又啓會寧之戰會寧阿木河斡朮里馬仇音波等十六人初附賊見賊敗北乃率妻子來投自言為賊所賣臣令囚于會寧府又高嶺城底兀弄草斡朮里皆棄家逃散請前此到京野人留之在道者令所在邑囚之○以司憲掌令李繼孫為咸吉道敬差官宣慰諸將 御札諭楊汀曰卿可謂報予恩遇矣予可謂能用賢矣以寡制衆決勝逐北威振朔方來進首級可謂公侯干城矣今遣掌令李繼孫賜卿宴慰就賜卿三表裏弓矢又賜都鎮撫趙繼宗經歷金好仁會寧節制使金師禹判官申興禮各一表裏略表予喜意論功行賞當待卿報今送綿布百匹勿論彼我任卿姑先給賞以勵其心繼孫賚去事目一著見馬千里等斡朮里宣旨語之曰阿比車雖李兒罕之子而幼且無所犯故予特赦之今聞阿比車妄言煽動相誘聚會入寇會寧予猶憐幹朮里兀良哈等無知求生而招死自阿比車外賚從者一皆不問如有能捕阿比車以

來者當重賞汝等今來朝見親聞予意具知事狀可往諭諸種使明知國家之意安心復業雖賊從黨賊者予恕其勢不得已尚且宥之况恐懼逃遁者乎萬一汝之家小有從賊者汝所不知汝勿恐予若過汝者何不即殺之於路中乎汝善捕阿比車善使諸種解惑者予之嘉賞後日當知惟勿急速徐徐効力時馬千里還在途一戰士傷者救療死者官為收葬致祭賜本家各米五石布匹依例復戶一交戰時將士功勞與楊汀同議等第一元良哈幹朵里往來告變者與楊汀同議等第一野人不與於戰按堵如舊者與楊汀同議論賞一馬仇音波等告變誠實初雖從賊後乃來投是勢不得已賚從者也其速放之待之如舊其餘賚從亦皆盡赦一元弄草幹朵里等空家逃散是必驚懼登山耳慮有軍士等乘其家空或撤取材木或竊其財產嚴令禁護諭以赦其驚散賚從之意隨其還來使之安居見鍾城近居柳尚冬哈等穩城李波兒是等慶源金管妻等諭以赦其驚散賚從只購阿比車之意一童速魯帖木兒必是賊從驚恐耳

其空家亦宜禁護徐使諭之來則安接撫之如舊一暑見柳尚
冬哈則宣旨云今會寧近處元良哈幹朵里等不能無惑於阿
比車所誘予憐其愚惑賚從耳已皆赦之不問汝則深知予意
予呼倚信汝其廣諭予意於諸種使之轉禍為福且捕告阿比
車以立大功予且聞爾亦登山是何意耶汝受我恩非他比也
親受我教亦非他比也汝不知則誰知之汝其用力探知阿比
車所為以告一誘諸種野人曰阿比車誘汝等必以會寧兵馬
寡弱易當民居可掠且我亡則次及汝為辭耳汝等陷於阿比
車淺謀有何利乎亟取禍耳汝應知之毋執迷轉禍為福可也
一善事勢與所聞不同則聽楊汀所言事事隨宜施行不必拘

○丁未 諭平安道觀察使曹孝門都節制使黃石生曰浪孛
兒罕子阿比車請兵于諸種野人入寇會寧再戰皆敗北而走
賊不得志於此慮恐移犯本道邊境卿知此意告諭邊將密為
隄備務要盡殲不可騷擾○東良北住寧舍為本處副萬戶○
諭咸吉道觀察使鄭軾都節制使楊汀曰今元良哈幹朵里等

雖與阿比車等同謀寇會寧其來朝效順者不可於歸程拘留當語之曰雖汝等家人子弟與賊並汝等所知若汝等在必止之汝知此意告諭同類○先是募民體察使_上守身馳啓良人應募者少而鄉吏公私賤應募者多臣謂州縣殘盛係鄉吏官奴之多寡畧盡聽應募則州縣將至空虛而公賤殆盡矣然則私賤應募者亦將無以換給請賤口定其額擇可者入送至是下諭曰今聞鄉吏公私賤口等應募者國家未移送之前擅離本役背官背主是大不可攸司據法給免賤之文然後方許永良今還自稱良背役閑遊者聽其官主役使○以速平住阿刺哈為本處都萬戶○二月戊申朔 御忠順堂觀射宗魏及領議政姜孟卿左議政申叔舟雲城府院君朴從愚禮曹判書洪允成吏曹判書具致寬工曹判書尹士昀知中樞院事尹士貽兵曹參判金礮承旨等入侍設酌○己酉 幸東郊觀放鶩○咸吉道都節制使楊汀馳啓野人聲息 命召姜孟卿申叔舟朴從愚具致寬洪允成金礮承旨等入內議事令出就賓廳

抄助戰軍士以啓○諭慶尚道都體察使黃守身黃海平安道
都體察使韓明澮忠清道都體察使成奉祖全羅道都體察使
沈澮京畿江原道都巡察使金淳曰今欲分遣臺官于諸道檢
察恭達以鄉方巡行停之其檢察之事委卿治之可審此同封
事目盡心施行一按察諸邑守令及水陸將帥萬戶察訪之貪
汚虐民者若民有稱訴自己穿抑者聽斷一諸邑留獄未決罪
囚具由以啓一檢察安集流民能否一凋殘驛路救弊之事訪
問以啓一檢察觀察使守令賑恤能否一點檢軍器精麤○庚
戌御忠順堂觀射仍設酌引見野人李家紅李肖陽介郎都
良哈召領議政姜孟卿左議政申叔舟領中樞院事洪達孫
禮曹判書洪允成兵曹參判金礱承旨等議事命以允成為
咸吉道助戰元帥兵曹叅議林得楨為都鎮撫崔清江為從事
官率部將四人壯士五十人及本道甲士番上者五十人赴會
寧鎮聽楊汀節度特賜允成內廄鞍具馬一匹其鞍有金畫
龍朱紅軛紅毛前後榮之飾○諭黃海平安道都體察使韓明

滄曰浪亭兒罕子阿比車煽誘諸種野人聚千餘兵毀長城入
抵會寧城下再戰敗走斬首五十級賊猶不懲諸種屯聚出沒
不已平安道邊堡之完固甲兵之堅利皆不如咸吉且攻其無
備出其不意賊之常情也雖不可先自勞擾亦不可忘備鄉巡
審邊土量宜措置毋失事機○戶曹啓京畿江原兩道畠貯京
軍貯倉陳米請令其道待秋稔收入諸邑軍資倉從之○辛亥
正朝使先遣通事任孝連來上御慶會樓東偏室召見領議
政姜孟卿左議政申叔舟禮曹判書洪允成兵曹叅議林得楨
及孝連等孝連啓使臣出來以事干野人秘不叢傳于承政
院曰今來使臣支待一依陳嘉猷王軌例遂以刑曹判書朴元
亨爲遠接使又遣宣慰使中樞院使朴董于義州知中樞院事
金世敏于平壤漢城府尹李允孫于安州中樞院事李邊于黃
州仁壽府尹沈決于開城府別宣慰使左承旨李克堪于平安
道右承旨成任于開城府○御忠順堂觀射引見野人李家紅
等三人上曰阿比車造爲虛說誘諸部落曰朝鮮將諸向化

者盡行殺死宜為報復乃脅令作黨為寇爾等前此出來不知
阿比車作謀矣爾當以今日所見聞說與諸種諸種皆為脅從
耳予不咎焉若出來當待之不疑家紅等對曰我等只以言語
傳之彼或不信願受書契以歸命姜孟卿申叔舟尹子雲等

草諭野人書其書曰兵曹叅判金礮敬奉

王旨署曰浪亭兒

罕父子世受國恩今乃內外相應構為虛辭聚衆謀叛以至欲

射通事因此按律科罪其子阿比車置而不問不知寬恤之恩

誘引諸種侵犯曾寧其罪固大然予知彼入等率皆誑誘脅從

豈其本心勢不得已耳首謀阿比車外餘皆宥之使復安業有

能捕阿比車以來者重賞雖阿比車能自來則亦宜赦之爾兵曹

諭李家紅李肖陽哈浪都郎哈等還語諸種使知予意汝李家

紅等謹悉王旨徃曉彼等使遵王旨如或執迷後悔無及

○戶曹啓諸道節制使處置使諸浦營田無定額且無考驗經

費之法請自今節制使處置使營二十結僉節制使都萬戶營

十五結萬戶營十結用船軍守城軍耕種具穀數移文本曹錄

會計以供軍官伴人奴馬之食如有贏餘並入其邑義倉

從

之○咸吉道都節制使楊汀馳啓愁列兀良哈兀反來告柳尚

冬哈柳要等老於麟哈等聞童速魯帖木兒言會寧盡殺馬仇

音波等將次及斡朵里愁列之人皆驚懼登山又賊百餘騎來

屯高嶺城外古刺貴洞口萬戶李存仁登城守陴以筒箭射之

賊乃遁前此城底近居野人等有變則請入行城今皆越江逃

院與阿比車同謀成羣竊發其勢不止今徵洪原以南之兵戍

甲山北青以北之兵戍六鎮請量送京中精勇武士兼送火砲

又馳啓速魯帖木兒家人打里哈率妻及小子竊速魯帖木兒

二匹逃來富寧自說速魯帖木兒見浪寧兒罕被誅自生疑惑

欲逃往建州潛移家財於山谷及阿比車等入寇會寧令家人

同力助戰及賊敗北挈家逃往上保兒下浪仇難空家寄住我

不勝艱苦逃來願上京侍衛臣令置鏡城府待命○壬子野人

李家紅等辭 教曰爾等歸期在甚遲速對曰與洪判書偕行

特賜金帶一腰○助戰元帥洪名成辭 御札諭咸吉道都節

制使楊汀曰已悉卿消息遣洪允成聽卿節度助戰卿勿以職
高秩等為嫌安心以為偏裨同心協力建大功又諭將士等
曰予嘉爾等新立大功遣助戰元帥洪允成賜宴勞慰之可一
飲焉大抵臨大事則忍酒為上酒之失難以盡述一則誤計一
則敗事一則生悔并知此意勿忘于懷○上召見京畿觀察使
黃孝源問民事孝源對曰今春民間乏食似不能耕種臣無以
措置前者戶曹所貳軍資米纔一千石難以周給况受糴往來
中途食之殆盡農食不贍且牛料黃豆極貴臣前請一萬石于
戶曹未審何以區處都承旨尹子雲曰已令議于政府給五千
石孝源曰此亦數少子雲曰去甲子年世宗給十萬石猶為
不足今此五千石何以周給然國儲亦乏如何上曰孝源之
請只黃豆耳命饋送○兵曹啓諸道諸驛革叅置察訪或并
一二三四道為一道然驛路遼遠不得以時巡視且乘駟往來
者謂為一道不計遠近馳過數日程人馬俱困其弊不貲請以
京畿及下三道諸驛量遠邇分道以京畿重林道所管仁川府

重林驛慶新驛衿川縣盤乳驛陽川縣南山驛通津縣種生驛
富平府金輪驛安山郡石谷驛同化道所管水原府同化驛青
好驛長足驛南陽府海門驛陽城縣加川驛安城郡康福驛良
才道所管衿川縣良才驛廣州樂生驛龍仁縣駒興驛金嶺驛
竹山縣佐贊驛分行驛利川府阿川驛吾川驛陰竹縣留春驛
無極驛摠二十三驛合為一道稱京畿左道以京畿左道察訪
掌之忠清道成歡道所管稷山縣成歡驛天安郡新恩驛金蹄
驛木川縣延春驛清州長命驛日新道所管公州日新驛廣程
驛唯鳩驛丹平驛敬天驛連山縣平川驛增若道所管沃川郡
增若驛加禾驛土禾驛順陽驛化仁驛懷德縣田民驛永同縣
會同驛報恩縣原巖驛舍林驛黃澗縣新興驛栗峯道所管燕
岐縣金沙驛摠二十二驛合為一道稱成歡道以增若道察訪掌
之利仁道以本道察訪仍舊掌之栗峯道所管清州栗峯驛雙樹
驛猪山驛鎮川縣台跡驛長楊驛文義縣德留驛清安縣時化

驛連原道所管忠州連原驛丹月驛延豐縣安富驛新豐驛陰城縣用安驛坎原驛槐山郡仁山驛黃江道所管清風郡黃江驛水山驛安陰驛丹陽郡長林驛令泉驛永春縣吾賜驛堤川縣泉南驛摠二十七驛合為一道稱栗峯道以京畿忠清右道察訪掌之全羅道葵樹道所管二十五驛內南平縣廣里吾林兩驛割屬永保道永保道所管二十驛內長城縣丹巖驛茂長縣青松驛割屬蓼禮道慶尚道安寄道所管寧海府寧陽驛柄谷驛盈德縣酒登驛南驛長守道所管清河縣松羅驛興海郡望昌驛迎日縣大松驛長馨縣大峯驛慶州朝驛六驛黃山道所管慶州奴谷驛仇於驛蔚山郡富平驛肝谷驛摠十四驛合為一道稱松羅道新置察訪掌之幽谷道所管十九驛長守道所管十二驛合為一道稱長守道以本道察訪仍舊掌之金泉道所管十六驛沙斤道所管十五驛合為一道稱沙斤道以本道察訪仍舊掌之召村道所管二十五驛自始道所管十三驛合為一道稱召村道以本道察訪仍舊掌之黃山道所管十驛

省峴道所管十五驛合為一道稱黃山道以本道察訪仍舊掌之昌樂道所管七驛安奇道所管十二驛合為一道稱安奇道以本道察訪仍舊掌之從之○兵曹啓平安道江界府亦是巨鎮其節制使棄其本鎮率軍士往戍滿浦口子甚為不可且滿浦距江界幾百餘里節制之往戍也隨從人吏官奴婢等贏糧往來其弊亦多請以滿浦為鎮僉節制使同僉節制使隨品擇差以江界奴婢二十餘口屬之其支應野人諸事令江界府供辦節制使來往檢察從之○癸丑御忠順堂觀射仍設酌引見野人金波乙大浪囊時哈等十人領議政姜孟卿左議政申叔舟吏曹判書具致寬行上護軍金溉同知中樞院事鄭連城兵曹參判金礮承旨等入侍命宣傳官司僕內禁衛射侯○命停治平要覽修撰以明使來也○諭咸吉道助戰元帥洪允成曰觀察使鄭軾啓甲山三水亦是賊路請遣有知計武人各率京軍士若干分戍又請弓弦角弓及南道所在軍器今加送弓弦絲七斤角弓四十張鄉酌某緩急以前去京軍士又

南道所在軍器與卿所齎弓弦角弓等量宜分送于甲山三水
與楊汀同議措置○正朝使咸禹治馳啓建州衛都指揮童火
岱赤毛憐衛都指揮尚冬哈等遣廣失塔等奏釋朝鮮誘殺童火
兒罕等十六人今欲聚速平江毒藥渴幹木河西海等衛人馬
六千往朝鮮報讞勅令勿擅動軍馬自取身家之禍以禮科給
事中張寧為使錦衣衛都指揮武忠為副賈勅來問殺童火兒罕
事由今正月二十二日叢北京進鷹使金有禮亦馳啓臣在會
同館童倉賚酒殺來見向東跪再三叩頭曰年前率兒子到王
京厚蒙上恩願終身效力比因朝廷禁絕未敢入覲大失平
生怙冒之望仍指其衣曰是皆 殿下所賜潛然泣下又曰浪
孛兒罕謀逆伏誅其罪應爾童火岱赤求官討象稱說借兵報
讞差人來奏署起軍馬我當為國藩屏不許放過臣問廣失塔
所奏文字用何印乎倉曰尚冬哈從凡毛憐衛都指揮伐伊車
死其子幼不堪襲朝廷因尚冬哈之奏以其印權與尚冬哈
掌之伐伊車之妻不從賚印來住建州今火岱赤借用之耳臣

又問尚冬哈與孛兒罕同居一衛無乃尚冬哈通於火岱赤乎
倉曰即今尚冬哈親兄於稱哥亦來在此如有此心何不於其
兄之來付奏乎臣回到廣寧總兵官令通事千戶佟成就問孛
兒罕事成仍言建州都督童刺難指揮禿滿告總兵官曰聞朝
鮮與野人戰勝多所勦殺不勝憤恨欲借兵諫報總兵官罵曰
孛兒罕居朝鮮境內得罪被殺朝廷勅汝等勿動軍生事若不
用命將數大兵會朝鮮軍馬夾攻汝等安逃○遠接使刑曹判
書朴元亨別宣慰使左承肯李克堪辭○甲寅親傳風雲雷雨
祭香祝○命放清州付處李孟孫○御忠順堂觀射設酌野人
金波乙大婁時哈等十人辭上賜見饋酒賜金波乙大婁時
哈內藏弓及環刀餘皆賜弓授書契以送其書曰吾曹叅判金
磧敬奉王肯若曰今阿比車構為虛辭誘引同類侵犯會寧
其無知賊從之徒已皆赦之雖阿比車自來亦赦之速魯帖木
兒侍予既久素知予心其子青卿亦好在爾兵曹因於乙巨之
還諭速魯帖木兒使知予意告諭賊從者使各安業爾速魯帖

本兒體悉王肯施行仍命侍朝野人等賈酒肉餞于東小門外
初野人詣闕時禮曹正郎尹孝孫監護官李寘植李近愚等獨
引金波乙大等五人而不引婁時哈等五人命義禁府拿孝孫
近愚寬植等於野人所見處囚之○以金河判中樞院事兼判禮
曹事李承召藝文提學李允孫同知中樞院事權攀漢城府尹
徐居正吏曹叅議李芮戶曹叅議具信忠兵曹叅議安知歸禮
曹叅議林得楨工曹叅議金鈞行僉知中樞院事洪義達司憲
掌令盧思慎持平○諭咸吉道都節制使楊汀曰骨看等不與
賊且予撫之有素今宜招骨看如李打弄哈微諭以從軍立功
報效之意如有應募者特加憐恤使從行伍以收其力若其勢
無應募者不須強之但示之尤親骨看之意使不自疑可也如
金管婁等不從賊可信者待之如打弄哈可也○乙卯推刷提
調啓本年八月受教節該壬子年以後平民年至四十嫁公婆
等從良文契民年未滿四十者所生及壬子年前未滿四十交

嫁者滿四十後所生及交嫁時如隊副隊長雜職之類及諸司
吏典或無職平民等娶公賤產子女之後受流品職者稱為東
西班牙流品其所生例皆從良然壬子年受教自宣德七年七月
初一日以後公私婢子嫁良夫者一禁如有犯令者依律論罪
犯法所生男女不可從父為良各還官主其一品以下東西班牙
流品文武科出身人生貞成衆官有蔭子孫之娶公私婢子為
妾者及平民年至四十而無子娶公私婢子者之所生例當為
良矣今平民之年未四十交嫁者所生待滿四十後從良雜職
流品人元是平民已前所生謂後受流品而從良殊失受教本
意且正統十二年四月初十日敬奉檄旨節該壬子年以後仍
嫁所生者除東西班牙流品文武科出身生貞成衆官有蔭子孫
及民年四十而無子者所生外自餘公私婢子嫁良夫一皆禁
斷若不即離異違法仍嫁者其所生子女不可從良然其後仍
嫁所生並許從良因此公賤日減其違法所生並皆從賤今私
賤從良之法亦依此例施行 從之○丙辰親傳文宣王祭香

祝○諭咸吉平安道都節制使觀察使等曰道內諸邑甲士別
侍衛番上者已皆下送任卿所使將番上者亦勿送○御札諭
西北面都體察使韓明澮曰今正朝使咸禹治馳報聲息此建
州之人詬語耳無足慮也然賊既不得於東慮或犯西卿可節
度平安黃海二道軍務或調南兵而入之北邊或分諸軍而授
之諸將或使之戰或使之守大抵持重則不敗邀功則喪律然
而用正用奇切忌牽制而弱將士之志卿知此意明授方略而
委責節制使黃石生等可也諭石生曰卿與安州牧使宣炯分
往江邊要害之處巡審諸口子城守防禦之事遠候望廣耳目
嚴加隄備以待冰解但不可先自騷擾致弊卿則營牌衙前炯
則安州龜城甲士量數率往如有事變南道軍士任卿調發今
令韓明澮管道內兵務卿等諸將可聽明澮節度○丁巳親
傳社稷祭香祝○御書諭西北面都體察使韓明澮曰任卿大
事而卿妻又病卿可以任傳授兵曹參判金礮而來○平安黃
海道都巡察使金礮辭賜鞍具馬弓矢段衣及靴○遣僉知

中樞院事李興德如大明奏曰野人浪罕世居本國咸吉
道會寧地面其子亦升哥來住國都不意罕兒罕父子潛謀反
逆內外相應誑誘同類遞相連結謀構邊患當職差人拿問情
由依法科罪去後議政府狀啓據咸吉道都節制使楊汀呈節
該浪罕兒罕親男阿比車誘引諸種野人約數千餘名於天順
四年正月二十日侵犯本道會寧鎮卑職帶領軍馬廝役趕逐
猶且慶處亦結頑謀難測倚此具啓臣據此叅詳上項事理係
于邊境聲息為此謹具奏聞○戊午咸吉道都節制使楊汀遣
知印申得和馳啓城底近居野人等以賊輩更欲入寇告變諸
鎮者相繼棄家登山今猶未還臣竊謂此輩黨賊情狀已明今
更從容優待徐觀情迹若其反狀無疑聲罪勦殺名領議政
姜孟卿左議政申叔舟兵曹叅議具信忠都承旨尹子雲同副
承旨柳子煥等議備邊之策賜得和襦衣一領親製諭楊汀
洪允成書付得和以送諭汀曰念具見卿啓本應變之事既委
之卿大抵以強勝強難其終有害以弱制強易其終無害今野

人雖成黨而初非本心輕速之人不久黨解矣黨解則焉往他鄉持久日月噏之以利解黨之術也須以靜和寬弘接之耳若因敵愾之志一舉滅毛憐建州等衛其中豈無逃逸者乎然則賊黨益固不啻阿比車一人矣是與深處諸種種子為讎也然予之遙度豈如卿親當乎若有不得已之勢則已如無不得已之勢則忍辱守重保威韜勇無功無過全軍全旅不戰而屈人之兵豈非善之善者乎其道內將番上軍士已下諭勿送遠魯帖木兒從人打利哈等今吳上送則速魯帖木兒必益疑懼姑可依他例厚賞來投之意於所_在護恤安接又書曰東北之事觀卿啓本又親問所遣知印知卿處事行止皆善予無憂矣卿前日所遣知印適來行幸之路予引之馬側久與之語今所遣知印亦引親語此二知印皆穎悟之人諭卿並知諭允成曰本道知印來得知卿馬固未易進途餘事卿所知也予無所授方略也卿往見楊汀如在京所受施行耳道路日懲思想日深宜悉至情○楊汀又馳啓舊寧鎮所_有銃筒及練礮箭試其月

否多有不可用者恭唯此鎮道內諸鎮諸堡及烟臺所在鎗筒
神機箭信炮皆然請令該司改造下送 御書急急施行 ○ 承
政院奉 聖旨馳書于楊汀曰今送諸般藥餌如有得疾者隨證對
治 ○ 進鷹使李孝長先遣通事啓使臣禮科給事中張寧都指
揮僉使武忠率序班張敬等本月初五日到遼東留二三日數
程 ○ 己未 親傳先農祭香祝 ○ 以漢城府尹李石亨為黃海
道都觀察使石亨即日解○吏曹啓今考牙山縣京在解益寧
君等上言初縣之革罷也觀察使所啓民戶道里之數與今上言
之辭不同請令觀察使更覈實以聞 從之 ○ 兵曹據忠清道
都體察使成奉相啓本啓今應募之人當農月遷徙則彼此失
農請依所啓待秋入送且忠清道自募私賤等典守本主財產
與穀應募以後以為已物全不還主又誘引同類奴婢稱為率
丁至使其主親執薪水之勞非特此也奴主互相狀告反唇相
詰毀常亂俗漸不可長請自今勿聽私賤自募 從之 ○ 戶曹
據京畿賑恤使啓本啓軍資米二千五百石令嶺西察訪與水

運判官同議漕轉取恤又據江原道觀察使啓本啓京畿江原
兩道失農尤甚請姑停春等習陣專委救荒從之○命文臣同
知春秋院事宋處實行大護軍梁誠之弼善洪應正郎李文煥
直講尹子灤等聚會慶樓下校正孫子註解○庚申司諫院啓
今當農月明使且至應募之人已令待秋入選請命還三道
都體察使且五考遷除之法先王成憲今內資尹李摯吏曹佐
郎崔漢輔考未滿遽遷其職且每政授相避人職書啓字以移
臺省不遵相避之法不可金宗蓮亂臣皇甫仁孫女婿成重識
朴坤之女婿坤趙禾之女婿也禾之妻淫亂失行故其子孫曾
不授清要之職今者宗蓮重識皆授監察亦不可請改差從
之○兵曹據戶曹關啓京畿江原兩道救荒鹽請令京畿觀察
使量益多少以諸浦兵船差萬戶押領漕運從之○辛酉
御忠順堂召領議政姜孟卿左議政申叔舟吏曹判書具致寬
齋承旨尹子雲藝文直提學姜孝文議北邊事即以孝文為敎
差官賚事目徃咸吉道其事目曰一五鎮近境彼人存撫有素

今因一失舉兵勦殄則兵連禍結無時可解勢合招撫安集往
諭都節制使助戰元帥務使靜鎮一近居野人等還來安集與
否子細密探以啓○諭咸吉道都觀察使鄭軒曰本道浪城浦
道安浦赴防船軍聽康孝文所言量宜抄送甲山防禦○平安
道都觀察使曹孝門馳啓正朝使護送遼東千戶任傑來言明
使張寧武忠等今到遼東武忠議欲自義州徑往後門命申
叔舟為宣慰使往義州率忠由陽德孟山之路向咸吉道叔舟
辭命尹子雲賚宣醞錢于慕華館○兵曹啓請自今身死人
彌牌京中漢城府外方所在邑隨即還收燒毀從之○壬戌
以宣炯行僉知中樞院事崔漢卿司諫院左司諫大夫李夏成
右司諫大夫○甲子賀正使咸禹治副使權攀同自大明賚禮
部咨文一通并書聞見事目以啓其咨朝鮮國差陪臣中樞院
副使咸禹治等營送海青四連赴京進獻每連合無回賜絲段
一表裏未敢擅便具題天順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本部左侍
郎鄒幹等於奉天門奏奉聖旨是欽此欽遵除將絲段表

裏關付陪臣咸禹治等齎領回還計開素青紵絲二匹素綵紵
絲二匹熟紅綃二匹熟藍綃二匹○平安黃海道都體察使韓
明澮據平安道都節制使黃石生呈馳啓本月十日野人伊澄
巨多常可斜王甫下他都道等來江界鎮令通事金命山問委
來事伊澄巨言我前到北京聞羅松哈弟仇應時多於去年十二
月二十一日奏皇帝云朝鮮國既殺浪寧兒牢等十七人又執
柳尚同介駄牛而去未知皇帝發落而還與護送序班王冲
行至沙嶺驛偶逢貴國進鷹使金有禮等謂我曰凡干聲息急
報本國我到遼東以買牛留十日適見羅松哈次三弟斜漏問
本土聲息答云浪寧兒罕族親浪巨口家及深遠處兀良哈四
人來云待雪消率四千兵馬向朝鮮國作賊故欲奏帝來耳臣據
此戒嚴已抄南道軍士三千名分遣要害處防戍又抄軍士一千
名付判安州牧事宣知如有的實事變令馳赴應援臣亦欲見
伊登巨親問聲息馳往江界鎮今者聲息如此而江邊防戍至
為虛弱應變諸事臣方刻慮措置即遣注書于領議政姜孟卿

第議之孟卿曰所啓南道軍抄送事時方氷澌且農務方興不可先自勞擾軍民姑停以待事變○諭判安州牧事宣炳曰卿今考滿已除僉知中樞院事然防禦事重且今農事方興卿勿上來依首諭書巡邊○京畿觀察使黃茅源奉書于承政院以啓今年道內民飢明使且至其供頓所需至繁當此時守令若小弛慮則不能救荒今楊州府使金震知救民之事略不掛念民之飢餓失業方甚且已送州民受糴于京軍資倉而不送分給文案遂使絕糧人民累日留京罪莫大焉臣欲鞫啓罷黜然今若鞠之則明使支待必致疎虞願密啓代以他人推明其罪罰一警百命召吏曹判書具致寬旨承旨尹子雲議之以洪錫陞為堂上官代震知命即日就職仍下御書于義禁府曰楊州府使金震知不顧所任使民飢餓失業其鞠以聞○諭京畿黃海平安道觀察使曰待明使雖不可不厚今當凶歉必欲一從舊例而專尚繁華甚不可也除破毀不得已改造之物外修補用之以休民力○丙寅御慶會樓下觀射設酌引見

野人尼麼車兀狄哈非舍等五人饋酒宗親及領議政姜孟卿
右議政權拏花川君權恭吏曹判書具致寬中樞院副使尹士
盼工曹判書尹士昀戶曹判書曹錫文行上護軍金慶義兵曹
參議具信忠知事許亨孫承旨及司僕內禁衛等入侍○咸吉
道都節制使楊汀馳啓今二月初九日賊八百餘騎來屯鍾城
江邊焚長城水口木寨賊五騎闖入長城焚邑城南門外野人
館又欲焚長城門本鎮節制使趙邦霖領軍逐之賊乃遁前此
楊汀聞賊屯于阿赤跡貴謀更入寇遺骨自李打弄哈授書諭
賊解兵歸順打弄哈自古刺貴往賊中付書致意賊阿兒豆等
奪打弄哈馬軍裝衣服直向鍾城打弄哈赤脫間道走還鍾城
至是賊將遁遣其徒持楊汀書到長城言依書諭解兵歸順邦
霖欲追擊乃止回諭楊汀曰今見卿啓本已悉鍾城事變卿宜
益謹隄備○丁卯兵曹據黃海平安道都體察使韓明澮啓本
咨移長湍郡治於桃源驛移其驛於郡南五里許溫申里從

二〇二己巳 御忠順堂觀射宗親及領議政姜孟卿右議政權

肇花川君權恭中樞院副使咸禹治承旨及司僕等入侍 賜
孟卿擎青段子各一匹阿多介各一坐是日乃孟卿生日 命
永膺大君琰都承旨尹子雲判內侍府事田畊賚宣醞 賦之
弁賜樂○庚午京畿江原道賑恤使戶曹叅判金淳來復 命
○兵曹據平安黃海道都體察使韓明澮啓本啓平安道賊路
頗多防禦寢緊而赴防軍士甚單弱且今有聲息請南道諸邑
軍士並令入戍江邊待解冰臨時酌量施行 從之○辛未
傳曰予欲於明日置酒引見野人等今聞義昌君五病劇不忍
開宴其令該司勿辦○司憲府啓今來明使頭目房守人以私
賤為之不可且明使回程間請停推刷詳定等事 御書答曰
近聞憲府中必有好事者前日言大臣加資事今日又言房守
事皆非所當知之事予豈過之但諭所任耳○咸吉道都節制
使楊汀助戰元帥洪允成等馳啓今月十四日賊五騎入富寧
府邑城下虛水刺洞甲士金叔農幕殺二人擄男婦弁六口掠
牛四頭馬一匹而去富寧節制使辛柱分軍哨探不及是日又

賊百餘騎入鏡城吾村口子綴別差前萬戶宋憲等六人擄男
婦并九口牛馬三十九而去留營鎮撫金引成等追之日暮雪
下不及而還 上手草諭汀允成書曰野人等叛國作賊所當
舉兵討罪殄殲完醜而予猶赦其貳從撫之如舊者不可以人
理待之且不可植世讎之萌也如此度日其究安宅則何策如
之若彼益驕不思莫大之恩而來寇不已欲以威我則卿等其
能為舞干羽乎當使威凌百蠻遐邇宅心可也卿等姑勿露形
跡探知殺宋憲者某人而密啓取旨遂 召吏曹判書具致寬
同副承旨柳子煥于內殿示之致寬曰雖不下諭楊洪已怒矣
且北方兵力強而近日休息已久人人皆欲成功待幾而動耳
上然之乃不下書○御札諭楊汀曰賊雖退而益固備焉且元
狄哈等幸元良哈叛國欲報前日之嫌雖強使和解其勢終不
得止況元良哈等并犯我境未踰旬月而猶云我國藩籬勸令
和解似損國威又沮元狄哈之心彼如欲報讎則正所謂以蠻
夷攻蠻夷之勢少實我國之利何必禁之為今之策外示元良

哈等以擁護之狀內實勿禁兀良哈動兵來擊而我則無助無
援可也此則近境兀良哈等進退維谷勢必堅附於我從而
撫之則阿比車可獲賞罰易施國家威靈不惡而嚴恩威並馳
仁聞遐邇矣但不使兀良哈窺吾計策耳萬一窺知吾計則結怨
必倍於常人皆作讎矣卿與洪允成秘密熟計施行與其乘利
而生事莫如持重而無事保卿善處命致寬子煥謄寫楊汀
等啓本馳諭左議政申叔舟平安道都節制使黃石生都巡察
使金礮等又命以軍器監所藏磨箭一千部銅箭一百部送付
楊汀○壬申 御慶會樓下設飲福宴讓寧大君禔臨瀛大君
璆永膺大君琰益寧君穆順城君謹寶城鄉容原川鄉空新宗
尹孝伯雲城府院君朴從愚花川君權恭青城尉沈安義領議
政姜孟卿右議政權璽領中樞院事洪達孫判中樞院事金何
中樞院副僕金鉤吏曹判書具致寬判漢城府事李純之戶曹
判書曹錫文同知中樞院事郭連城禮曹叅判李克培戶曹
叅判金淳行大護軍梁誠之承旨等入侍 引見尼蘇車兀

狄哈非舍等五人諭之以浪卒兒罕之罪又諭兀良哈等累犯
邊鎮予猶慮賚從故赦之署猶執迷予當擊滅之汝須以兵來
曾非舍對曰後有來者請問我奔走効力如何又曰聞上始鏡
故來朝 上曰明鏡無心黑白自照功罪賞罰皆自取耳非舍
等叩頭後非舍等果擊兀良哈之犯邊者深服 上恩威也 ○

宣慰使左議政申叔舟遠接使刑曹判書朴元亨奉書于承政
院以啓上使言前月二十八日於路間因身熱下血欲理治願
見醫貞臣等即移文本道觀察使令醫貞賚藥已來請特遣
醫并藥 命內醫鄭次良賚藥速往 ○ 癸酉地震 ○ 野人非舍
等五人辭 賦物有差 ○ 部將金孟敍許倬李奎等往碧蹄驛
里捕強盜殺伊金伊等六人夜二鼓來即 一命都鎮撫花川君
權恭青城尉沈安義兵曹叅議具信忠左副參肯成任同副承
旨柳子煥等會承政院榜訊又遣部將金月容裴孝思等四人
分為四隊各率騎步兵往楊州原平等處掩捕餘黨 ○ 生員崔
自瀆等上書曰臣聞古昔帝王咸以學校為首而莫不重其師

全其任以隆治道恭惟主上殿下即位之初首重學校以金鉤金末金新民兼司成尊禮委寄以專教養惟此三臣亦仰體上意孜孜教誨乃者金末金新民俱解學官臣等研復其任仰瀆聖聽未蒙允俞今又解金鉤兼司成臣等竊悶焉謂其老耄不堪任歟謂其不急之任例於汰耶始以老耄則訓誨不倦忘氣未衰如以不急則任孰大於作人臣等安謂殿下所以適此三臣者豈不以一兼司成足以當之而然歟然學徒之盛至于數百而所業各異則雖窮日講說尚未盡此臣等所以區區也○兵曹據平安黃海道都體察使韓明澮啓本啓黃海道茄乙浦泊船處與海門遼遠雖晦望潮成之時船不得浮常置於岸且海望遞隔浦口多石船不得行不宜置營無知串乃舊營海望遙通使船便易請還營於無知串從之○甲戌義昌君枉卒賜贈米豆弁五十石紙二百卷正布六十五匹白苧布一十五匹白綿布一十五匹石灰六十石缸世宗後宮慎嬪金氏第二子性廉潔慷慨謐剛悼殞穢果敢剛年中早夭悼枉之

率也禮曹請依敬寧君喪例

御書曰情之所重非所例比但

從實情耳命除舉哀○丙子御華韓堂召兵曹判書韓明
澮都承旨尹子雲右承旨李皎然議秋闈別試事設酌○平安
道寧邊江界兩邑年饑命戶曹以本道所煮救荒鹽及安州
屯田所收穀給寧邊穀二百石鹽五十石江界穀一百石鹽十
五石○遠接使朴元亨馳啓本月二十六日使臣到平壤具冠
帶先謁文廟次謁箕子殿○丁丑諭平安道都巡察使金礪曰
予念平安道軍民久失生業每加存撫近者纔得蘇復年前農
事不稔繼以迎送明使支待赴防軍士多致騷擾慮或失所卿
其斟酌情勢務為靜鎮使邊圉謹固而軍民不至騷擾又聞滿
浦前灘平淺易涉雖冰解恐為賊路卿與都節制使量度地勢
設柵防之其餘可涉處亦宜設備○傳于戶曹曰平安道赴防
甲士別侍衛外別赴防軍士給口糧○傳于司僕寺曰平安黃
海道牧場馬量給江邊諸邑口子○傳于兵曹曰秋場別試武
科或彎強弓百斤或能騎射三中以上或步射二百步不拘額

數或百數或千數試取○兵曹啓平安道江邊實多賊路理山
碧潼昌城等邑雖已設鎮而並屬内地他邑故儻有倉卒所屬
諸邑不及應援必矣請以碧潼昌城理山為獨鎮用内地諸邑
人守鎮軍輪番防守且今已革慈城以上諸邑故江界上土合
排賣為賊路要害之地請置口子萬戶量抄南道諸邑甲士正
軍防禦從之○禮曹奉旨復書于對馬州太守宗成職曰前
者通信使一起副使船隻不幸遭風渰沒船軍韓亡漂到貴境
足下盡心救護專人送回又正使船隻與漂流人委遣兩使遍
行訪問特此意備細轉啓殿下嘉之特賜白綿紬一匹誰
綠花席五張屏風一坐虎皮二張豹皮二張熟鹿皮二張糙米一
百石黃豆一百石付回价惟照領仍冀上項正使船隻與漂流
人等足下更於所管地面及深遠去處無不知會根尋接濟叢
還以副殿下至意幸甚前件韓乙給與衣糧曲加救活各人
蒙回賜與特賜物件具載別幅照數分付且初見率歸救療不
識面二人慶特賜物件并載別幅尋問姓名考數面給為幸一

岐州藤也三甫慶回賜綿布四匹與特賜綿布二匹并付回使
專人轉送亦率別幅初見韓乙率歸救療和緊都老慶進告二
人慶特賜綿布各二匹和緊都老慶特賜綿布三匹着知沙也
文慶回賜綿布二匹特賜綿布三匹六郎酒 文慶回賜綿布三
匹特賜綿布二匹皮古汝文慶回賜綿布二匹特賜綿布一匹
甘面都老慶回賜綿布二匹特賜綿布一匹平盛慶回賜綿布
二匹特賜綿布一匹佐郎金永堅復書于宗盛直曰本國漂流
人韓乙足下尊達島主救護回還 殿下嘉之特賜白綿紬五
匹虎皮二張就付回价惟領納○三月戊寅朔咸吉道都節制
使楊汀馳啓甫青浦元良哈從巨婁其瓦來告毛里安元良哈
阿兒豆率吾治安伐引等處賊一百餘人今二月十八日叢兵
向富寧臣率營兵五鎮精騎到鏡城以待又啓今二月二十四
日候望軍金得祥馳告賊百餘騎曉入朱乙溫口子洞下臣率
敵差官康孝文經歷金好仁軍官金奉元等分領見兵分道追
之斬二十六級奪馬十餘匹其鞍馬器械所掠人畜財物悉棄

而走阿比車亦死於是戰○禮曹正郎鄭忱以問禮官詣明使
至是來復 命進事目一二月二十八日臣到龍川站謁明使
吳儀注張寧覽之曰朝廷之禮無上香何以有此禮臣荅曰蕃
國儀無迎勅儀今儀注乃本國久遠遵行之禮寧曰禮以義起
雖上香亦通一寧問捧勅授 殿下時有捧持官乎荅曰大人
親授寧曰我亦下庭乎荅曰 殿下詣香案前受勅寧曰禮文
殿下在庭如之何荅曰詔書則開讀時 殿下在庭勅書則
殿下詣香案前受之寧曰是寧令通事孫壽山問遠接使曰僧
徒者老齒迎乎荅曰自昔不為此禮寧招遠接使及臣曰僧徒
者老何不出迎荅曰自昔不為寧曰不關大體不為何害寧又
令壽山問遠接使曰王世子出迎勅時位於何處荅曰世子年
幼不出寧又問曰年幾歲且已受封乎荅曰已受封年今十一
寧曰然則我等相會禮亦不為矣又招遠接使及臣問曰禮畢
後 殿下則分賓主行禮矣羣臣無相見節次乎荅曰使臣還
館後羣臣詣館行再拜禮寧曰儀注內何無此節次荅曰此是

例事不必書寧出洪武二十七年所定儀注謄寫小冊指使者
還館陪臣恭行兩拜禮使者立受之文曰儀注內何不書此禮
答曰雖不書羣臣已知而行之寧曰儀注末端須書此節答曰
今儀注大人所覽不必書之寧強使書來臣即書呈寧曰禮度
小不差違又曰今儀注與朝廷儀注大同小異而大義則通本
國儀禮悉從古禮予亦一依本國儀注行之夜寧令壽山語遠
接使曰前言世子年幼則不必出予更思之雖年少已受封則
不可不迎命且幼時習禮度無乃可乎荅曰當啓殿下○
初慶尚道觀察使金連枝據昌寧縣監李悌林呈啓有僧信順
告縣人李奉語僧曰讓寧大君之來巡下三道為王東京也奉
之言似涉亂言執奉付官臣已囚奉及辭連諸人保授信順
命義禁府鞫之至是禁禁府啓續與人有亂言干犯於上情理
非切害者杖一百徒三年又受教云成衆官有蔭子孫外凡
徒者皆屬江原道生昌新安兩驛吏請杖奉一百屬江原道驛
吏從之○己卯欽差正使禮科給事中張寧副使錦衣衛都

指揮武忠賈 勅諭至 上率百官迎于慕華館勅寧等到黃
海邊龍泉站使問禮官鄭忱啓世子年雖幼已受封禮當迎
勅 上令忱往碧蹄驛回報明使曰聞大人欲使世子迎 勅
深謝大人指揮然世子年幼未習儀度且前日陳大人來時亦不
得行禮故未得依大人之命寧怒曰陳大人已失禮勿敢言待
世子出迎而後入若不出迎吾且責 勅而還忱以啓時寧等
行至改服亭 命左承旨李克堪問安仍語曰世子年幼不習
大禮迎 勅之際少有差錯有關大體所以不敢出迎耳古之
君子不強人之所不備不責人之所不能且禮有老少不能行
禮之文世子年既幼弱大人不必強執且 殿下既已出迎世
子之迎不迎無關大體寧厲聲答曰世子已受封年且十餘何
謂幼小不能拜 天子之命乎四拜叩頭不是難行之禮昔成
王八歲朝諸侯有天下豈以年之幼少廢大事乎克堪曰禮有
權經權出於不得已暑武王在位周公豈負成王朝諸侯乎此不
得已也寧甚怒俄而溫言曰世子年幼不必出郊外可於宮庭

迎 勅行禮以此回啓

殿下於君意如何克堪以啓復遣克

堪語之曰迎 勅大事迎則當出郊外豈可迎于官庭寧等乘

轎子徐行克堪馳往告之寧怒曰朝鮮禮義之國正至誕辰不

拜父王乎一拜一起不是煩禮克堪曰父子之禮親君臣之禮

嚴宮庭雖有錯誤無害朝廷之禮豈可違誤不須強之亦是敬

朝廷恐有差誤耳寧怒甚將回往碧蹄待世子出迎而入既而

曰若不出迎於郊在王府行禮可也 命判禮曹事金何馳往告

之寧又不許曰誰謂朝鮮知禮之國此事非挾太山超北海之

類也何無禮乃爾徐行以待回報遠接使朴元亨再三往諭寧

等至盤松亭盤桓不進命左議政申叔舟都承旨尹子雲等往

復極言其所以寧亦辨論不已曰王世子果幼弱未能遠來迎

勅則於王府行禮不亦可乎叔舟等曰既不能出迎門外而於

王府行禮尤為失禮寧曰然則惡其火之焚其室遂廢晨夕炊

爨乎強之不已至日中乃曰已請於皇帝封世子安有不迎

勅之理乎此必有他故也疾病出於不意若世子未寧則不須

強出反覆詰之間諸通事等曰此地距碧蹄幾里意欲還去叔
舟等回啓復使語之云世子年既幼稚且近日感冒是用未敢
出寧曰善早知世子未寧固不當如是強也寧等至 上迎勅
至景福宮行禮如儀其 勅曰今得建州右衛都指揮佟火岱
赤毛憐衛都指揮散冬哈等奏有毛憐衛都督僉事浪亨兒罕
等十六人被王誘去陞賞盡行殺死本衛人民不忍要選人馬
報讎朕以此事中間必有別故已勅各衛不許驕動人馬構怨
讎殺諭以問王回奏至日處置今特問王曾無差人誘引浪亨
兒罕前去因何將彼十六人殺死王宜從實開奏要見是非明
白母或隱情掩飾庶可開示各位使彼心服不然兵連禍結自
取不靖非保境睦隣之道也王宜體朕此意 上受勅畢與
寧等行茶禮謂曰兩大人遠路辛苦我於支待諸事盡情措置
然必不如意寧等拱手謝云我等初到境上連遣宰相設宴問
慰兼致厚禮不勝感謝且曰 殿下細見 勅書內事意乎
上謝曰今見 勅書益感 聖天子厚恩朝廷焉知彼人等姦

詐 我今將備細回奏寧曰浪孛兒罕元受朝廷大官 殿下何以擅殺且此人等使人拿來乎勾喚而來乎十六人盡皆殺死乎上曰浪孛兒罕等世居我國地面即是編氓且叛亂事迹明白門庭之寇事急未暇奏聞孛兒罕既為我國之民邊將使人勾喚則不得不來然此皆勅書內未及之事大人等不必問也寧曰孛兒罕亦是朝廷大官如有犯邊實迹則拘囚奏聞而後處置乃可也若交兵相戰則雖殺數百人亦無如之何矣既拘囚而便殺之何如 上曰前日孛兒罕等處置之後即具辭奏聞今承 勅旨彼人等叛亂情由我當明白回奏明日草奏本與大人看寧曰浪孛兒罕等誅殺在前年八月彼人等即具辭以奏朝廷要見明白而後將有處置乃幾此勅差我等而來 殿下奏聞則乃在今年何不即奏聞乎 上荅曰彼人如有擾邊犯順之事自 祖宗以來隨時應變明有前例且相機處置曾有聖旨因此前日浪孛兒罕等謀欲叛亂事覺案問依律論罪之後別無奏達情由孛兒罕子阿比車扇羽同類前來境上作賊

然後差人奏達寧曰今日之勅朝廷非為彼人朝鮮本是禮義之邦太祖高皇帝以來待本國之禮非他國比也殿下上項事意一一回奏則朝廷禁約彼人使不得再行報讎矣實是

皇上至恩而朝鮮大福

上曰餘辭盡在

司奏

大人不要多

說寧等辭往太平館百官分半先詣館行參謁禮上幸太平

館設下馬宴樂部既進寧曰請勿用女樂

上曰

固知

女樂非

正音然我

祖宗以來

中國

大人之

來常

用之古云素夷狄行

乎夷狄大人寬容何如寧曰朝廷有禁斷然不用上曰大人

不欲不必強請仍

命出女樂

只用男樂

行酒序班張敬未得

參宴上請於寧等許之坐於東壁差役近南

上謂寧曰寧

兒罕世居我國境土每從邊將討索米布鹽醬何能一一聽從

其欲每年多率僕從來京以填谿壑之欲邊將據例減抑止不

上送雖或間世一來約損人數使不得逞志常懷忿怨去戊寅

秋又從邊將請到京邊將亦復裁減寧兒罕憤怒凌辱邊將悖

慢無禮無所不至更於是年歲杪又欲來京邊將約定人數上

送年前正月初至京城會行宗廟春享祭後我與羣臣飲福亦令宰兒罕叅宴我面責前日無禮邊將事宴罷到館旋即發怒以至涕泣不食無禮事多我於其時便欲處置以其禽獸無知置之不論今因叛亂事迹發露之後究問乃知其時與伊子伊升哥同謀定計期以至某時告暇下來謀叛後伊升哥果詐請往浴吉爛溫井我信其言給假伊升哥到吉州不肯沐浴直向其父在處急馳而行我差人拿來究問情由一一服招如此罪惡法難容恕以是依法論刑如此等事奏本上難以備悉大人仔細知道寧荅去已細知之朝廷自祖宗以來待貴國甚厚貴國使臣到朝廷例於第一班位次諸國所未有此其一也皇帝宴羣臣殿上侍坐此其二也貴國遣子弟入學高皇帝許於國子入學此其三也其餘待之之厚難以枚舉朝廷今降勅書欲知事之首尾禁戒彼人使不得來作亂耳殿下須知此意明白回奏上曰奏本則當如大人所說寧曰今日殿下之言金寧相一一傳說我等言語不盡傳請紙筆書聊懷

上荅曰大人所說不能盡傳我意亦不能盡傳必矣此所以兩情不能相通仍與紙筆寧乃書數語皆是前所言也 上操筆書謝意以答又曰今大人所云遣子弟入學尤感我國雖僻陋所重者文章禮樂且上國使臣來往往舌人尤少賓主兩情未能盡達常欲奏請入學恐煩朝廷未能如心久矣大人既在禮科後日若進奏本大人圖之寧荅云 殿下奏不奏我不敢主張朝廷准不准亦不敢料度然 殿下奏達甚善 上曰我小邦敬事朝廷至誠無貳我國邊民皆 聖皇帝赤子若見侵暴朝廷安得忍然我在小邦保護邊民 皇帝無東顧之憂此是我忠貫白日之慶夫人知道臨瀛大君璆永膺大君琰桂陽君增等以次行酒寧等云我等路遠身憊請停明日宴 上曰當依大人所言宴罷還官命都承旨尹子雲以鴉青綿布單圓領各一領草綠綿袖袂塔胡各一領大紅綿袖藍腰線袂帖裏各一領白綃衫兒各一領白苧布帖裏各一領夾金鹿皮靴各一雙五弁刀子各一事分贈寧等皆辭不受子雲與判禮曹事金

何再三請之寧等固辭子雲又請云大人則已矣請給頭目官
衣寧等曰予等不受下人安敢受之再請不獲就張敬下處贈
之敬拜受○以金國光為咸吉道敬差官授 御扎諭都節制
使楊汀曰虛水刺吾村口子虛踈之處而賊不多得志而去我
之幸也朱乙溫之戰賊亦失利每失利怨益深皆已為阿比車
焉作賊何日已乎宜乘此時擊滅兀良哈斡朵里幾不可失且
近日尼麻車非舍八里來朝時予語浪孛兒罕之罪非舍八里
請曰吾等請舉兵擊之予笑曰不可近境野人兀良哈等皆脅
從故予已盡赦之汝等不宜擅擊若兀良哈等猶迷不返則予
當發兵擊之且使人諭汝等汝等亦當發兵擊之非舍等曰使
人則願使尚冬哈之人予曰汝言是國人不知路予當使尚冬
哈之人此與尼麻車相約之言觀今之勢兀良哈等危言扇動深處好事
之人或無切已之事而邀利喜事黨與未必不衆矣因尼麻車
等舊讎使之相攻則兀良哈腹背受敵不亡而何雖曰兀良哈
等固交於建州等衛而尼麻車則必不和解至是尼麻車兀良

合自相攻擊耳卿可與洪允成秘計待其舍八里到彼卿宣旨曰有旨來上教於汝等曰與汝語勿擅擊兀良哈今更思之兀良哈作賊不已予何護焉任汝擊之如此開說卿可作書送也多會阿刺哈弓豆里等諸首任其相攻我不護焉此約兀狄哈使之相攻之事

卿等亦宜乘機殄殲凶醜若欲擊之予謂探知聚屯之時則一

舉殲之矣若不屯聚則兵至而賊已散矣此其大槩耳卿等熟

料千萬情狀任意施行且發兵之日遍諭尚冬哈金管婁等及

火刺溫兀未車尼麻車南訥骨看等使知攻討者某亦許發兵

來報宿嫌者亦諭特賞獲阿比車者并聽今去金國光所言○

庚辰 親傳先蠶祭香祝○遣領議政姜孟卿都承旨尹子雲

問安于明使自是日遣承旨寧樞各一人問安○明使言將於

初七日回程請速遣通事報告遼東 上命左承旨李克堪請留

張寧曰使事既完不可虛留克堪曰雖大義如此行邁甚勞更

留二三日亦無害於義 殿下留之不得則豈不失望寧曰然則

為 殿下留一日當於初八日起程武忠求牛黃龍腦 命給

之寧等欲見太監尹鳳鄭善金宥金興族親命行護軍尹吉生
行司勇鄭恒金孝文往見之○迎接都監副使權引啓明使云
我等欲投壺速將壺矢來 命內藏青銅壺二事具箭四十八
枚送之○助戰元帥洪允成馳啓臣到會寧近居野人稍稍來
見臣諭以國家撫恤之意皆願歸順臣以勢觀之賊等必將歸
順今來者皆言阿比車等云若還寧兒罕妻與二奴家財牛馬
則當盡歸順寧兒罕妻我國之人不宜還給還其奴子家財牛
馬以解仇怨賊輩每往來京中本道民居道路歷歷皆知臣見
本道外實內虛吉州距賊至近而無城郭居民布野若當東作
之時乘虛竊發則為患不貲莫若厚撫以解邊患聞阿比車等
云若遣親信人招撫則當歸順李家紅賚來兵曹招諭書內有
首謀阿比車外餘皆宥之捕阿比車以來者重賞之語阿比車見
此則必自恐益堅入寇之計臣留是書略以招撫之意別作書
授李巨兒帖哈往諭之臣與楊汀領軍又留會寧諸種野人來
者絡繹支待給與之物不貲附近諸邑魚鹽米布請量數支用

御札回諭允成汀曰卿等正當軍旅之中勤心勞力予所常愍莫慰莫慰自有後日大抵卿等既受委任事事勿拘遙制且所啓浪亭兒罕妻女奴婢家財還給事今當交戰不可遽給示弱受後歸順與否亦未可必當待阿比車等誠心歸順更啓還給亦未晚也○辛巳 命左承旨李克堪賚脯餉松子魚鮓等物分贈于明使及張叡張寧辭不受武忠只受脯一束敬曰兩使俱辭不受予又不受為不恭故敢受耳○上幸大平館將設翌日宴張寧稱感冒武忠亦以候疾卧床不起有頃寧冠帶出後廳侍上至 上刪定奏本草授領議政姜孟卿右議政權擎兼判禮曹事金何都承旨尹子雲示寧等且曰今日欲設宴適兩大人未安恐勞動未敢耳寧看奏本草喜甚乃曰奏本完備更無餘辭只欲見 殿下更商榷孟卿等荅曰 殿下到此始聞兩大人未安上大人雖已平善副使大人尚未安 殿下不敢設宴故不得相會寧曰我初不知 殿下臨幸欲索馬到王宮令 殿下已到館敢不承接孟卿等曰大人之言誠是然副大人未安而

從傍設宴 殿下豈得安心寧曰姜寧相固是構亂人 殿下
若不臨幸我當進 殿下御所強之不已孟卿等曰當回啓
殿下寧就忠與語良久忠乃出 上令孟卿等更語之曰兩大
人今日俱未安雖強行禮恐勞動不敢但輶欲相會耳 上至
館中門寧等出迎仍謝云奏本至當我何更言但書副本以賜
上曰當依命但今日禮當設宴值兩大人皆違和當於後日邀
見盡歡須安身調攝仍行茶禮 上謂寧等曰昨聞兩大人歛於
初七日起程遣人請留只許一日大人間關遠路跋涉辛勤遷
爾回程路上恐或違和願更留數日寧曰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今既竣事不敢多留 上曰前此欽差諸大人之來弊邦也必
遊覽江山乃還望大人亦爾也寧等曰謹依 殿下之命又留
二日 上辭出還宮 命召宿衛諸將及承旨等會于思政殿
月廊饋酒又 賜酒及宴卓于宿衛軍士○壬午明使等遊觀
漢江 命左議政申叔舟右議政權擎刑曹判書朴元亨館伴
金何李純之與之往仍遣都承旨尹子雲左承旨李克堪等賚

官醞殼果而往明使至漢江登樓眺望與寧相等舉酒相歡酒既酣令妓工人奏樂張寧即賦登漢江樓詩十首遂與武忠及寧相等同舟設酌今漁人舉網得魚又令射侯忠曰欲與寧相等射之叔舟曰今日在坐寧相皆儒者未能射請大人與武人同射忠曰我豈與彼同射彼亦豈敢與我爭射哉遂不射日晡還館○序班張敬言曰前日於義州嘉山所辭衣服請還惠左承旨李克堪以啟命給之○以刑曹判書朴元亨為伴送使又遣宣慰使判中樞院事金何于開城府判漢城府事李純之于黃州中樞院使朴薑于平壤戶曹判書曹錫文于安州花川君權恭于義州別宣慰使同副承旨柳子煥于平安道右副承旨金從舜于開城府後改以安州牧使為安州宣慰使龜城郡事為義州宣慰使○癸未召領議政姜孟卿左議政申叔舟都承旨尹子雲承文院提調宋處寬等勑正奏本草徃示明使○召兵曹判書韓明済吏曹判書具致寬議置鎮於東良北虛水刺等處以扼賊路○命判內侍府事田畊賣魚肉醯菓等物

贈明使及張敬張寧却之曰日用皆 殿下所饋且昨日舟中
之饋尚不盡食受之何為固請寧忠敬只受文魚鹿尾雀舌
茶海菜○張寧詣成均館謁聖訖陞明倫堂諸生禮謁後館官
鄭麟趾金鈞李邊館伴朴元亨李紳之及左承旨李克堪左副
承旨成任等參謁分東西就坐寧問曰諸生幾何克堪答曰近
五百人曰皆在都中乎答曰卿大夫適子及諸道所貢選士使
臣曰猶用宋法又曰終身不第者何以處之答曰不第者皆老
儒冠寧曰艱哉又問曰中鄉試不中會試者何以處之答曰赴
會試不中者更赴鄉試中格然後赴會試寧曰選法嚴矣見璧
上陳鑑高閨所題詩笑曰聖人之門不敢作文字我則不敢克
堪請留設酌寧曰副大人未寧不敢留只行茶禮乃還○甲申
上遣都承旨尹子雲請明使于思政殿設宴令世子出見明使
止之曰世子近日未寧不可以風 上曰首者疾今日愈如之
何不見世子遂行禮 上與明使就坐 上行酒訖謂明使曰
頭目官等遠路從大人艱勞欲賜一杯慰之明使曰謹依命但

區區賤介勞動國主古云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此輩便是
屋上鳥 上令右議政權擊持陽村應製詩一部示張寧曰此
人乃陽村權近之孫大人幸看 高皇帝御製詩寧起謝云吾
在中國飽聞久矣看訖即賦詩以進 上行酒時所簪花與上
使花相勾引 上曰此所謂賓主交歡寧答曰正是合歡如此
歡洽實為難得 上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之邦行矣言不忠
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我之所以告大人者皆忠信誠實
之言也大人諒亦知之乎寧答曰 殿下之言正當誠者真實
無妄之謂上以事君下以臨羣臣治百姓皆以誠則無往不通
殿下深知誠之一字之旨此所以賢智難得之明矣也又曰
殿下前日言曾降勅旨野人等如有犯邊相機處置即勦滅之
請抄勅書與我 上曰累次勅書具在當依命遂以紫石硯朱
漆匣具各一事銅硯爐紫石硯具各一事畫簇各四雙書帖各
六帙黃毛無心筆各一百枝油烟墨各五笏贈于兩使畫簇外
皆受之宴罷還館寧召通事朴枝謂曰副使本有風情須送妓